





棗林雜俎 仁集

逸典

金陵對泣錄

定策本末

定策不預內臣

御容儀注

曆數

勸進

監國儀注

紀元

史相國督師

項煜

亂階

常應俊

鄭元勳

勳臣跋扈

阮大鍼

郭維經

馮可宗

王肇基



陳堯言

從龍內臣

黃澍

慈鑾

劉總憲宗用

北使事宜

朱統鑰

周鑰

周鍾

異議

谷國珍

王鐸

李沾

款案

名叱冢宰

張捷

劉澤清娶同姓

趙體元

中書一品林超

劉孔和戲言取禍

武英殿

寓書史可法

述鄭公校錄本

女伎

避諱

脩史

御寶

選宮

大內石刻

徐洪基

王世忠

民謠

倪氏奪封

東宮

童氏

邸報

高傑

皇陵鬼撲

袁定

戶圈

朝班遺詩

蜚書

唐世濟

楊文驄

周延儒馬士英作聯



路振飛

屠象美

方國安

追薦疏

江寧謠

偽弘光帝

羣忠備遺

白門語錄

述鄭益校錄本

棗林雜俎

仁集

鹽官談遷孺木著

逸典

金陵對泣錄

甲申長安陷光祿寺

署丞膠州高弘商困賊中脫歸秋末

省其兄相國備述前厄故錄之

三月己丑朔甲辰 上召考選中外官三十三人於中左門諭

曰國家多事南寇北胡聞寇已薄固關雖無確報可謂迫於門

庭朕已脩省待咎此時何以撲勦何以安人心何以生財何以

足用爾等其熟計之滋陽知縣黃國琦首對曰賊之驕由於招

撫從來招撫無裨於事因請收拾人心及用人之要上問安人



心曰安人心不難在於聖心聖心安則人心自安云云 上首肯筆記其名又問生財對曰今生財云加派云捐助俱非也豈可一而再再而三乎 皇上遠慮宜搜內藏盡所有以為外用上又首肯因問用人曰天下未嘗無人但人未必為用云云 上大是之立除兵科給事中餘以次對未畢俄傳外札 上手拆閱訖倉皇遽退各官不敢散已傳旨吏部官翰林官何不與坐以楊學士觀光林中允增志侍班不坐也 按侍班閣部等大僚例不坐而鴻臚所說本於黃國琦面述或艱難時特禮時閣臣皆坐云已設坐未得命耳駕回宮各官乃散後知傳札以賊至昌平也各官環閣臣於御河橋楊觀光等責以城守事魏藻德曰大家做靠不得一人是日內閣課庶吉士 東宮日講

述鄭公校錄本

官劉理順何瑞徵講論語首章未竟 東宮沉吟曰不亦樂乎不亦說乎二乎字可玩因視兩講而笑以並於思也講官亦笑賜茶退

夜二十刻部推左懋泰戎政兵部右侍郎總督城守未報

乙巳閉都門時傳吳三桂兵至不知即賊也。夜攻阜城門平

則門并廣寧門 彰義門 西便門漏二十刻砲聲漸亟砲寔內向

人不知也丁夜後砲愈亟賊環攻有 音城堵尚虛一千八百有奇守卒俱稱無餉襄城伯李國楨不登陴

丙午巳刻賊入阜城西便二門人不知也

丁未昧爽市人云宮女出西華門或傳聖駕昨出城辰刻宣武門北順城門有內臣戎服可千騎云王太監救火呼開門答以



鑰在中府曰亟碎其鎖擊之未碎或云前門正陽門開遂沿前

門弘商親見至則被矢砲不可近自公生門入長安右門還宮

。已刻賊入宣武門肆殺掠內臣被禍尤慘李自成射承天門

題榜矢中天上馳入宮午刻偽示五城購車駕

戊申午前內傳先帝自盡於煤山偽諭明朝文武大小官員

俱限次日赴各將軍帳下具職名彙冊送覽願復官者量才擢

用不願復官者草職為民准給路引即放回籍敢有匿而不報

兩隣不舉長班房主一併誅戮特諭自是各官俱分投職名權

將軍李友家自己至酉共報七十三人劉斯球等其去者以草

職回籍也主賊錄職名籍貫履歷寓舍僮僕長班錄畢皆驅對

廳錮之工部侍郎陳必謙不即入擊以輿扛

述鄭公校錄本

己酉先帝后移東華門簾舍兵部武選主事大足劉養貞出私

錢八千得柳棺殯之先帝不幸時首露網右足靴身布短後

衣胸題朕既喪國無顏冠冕見人是日同先后長椅昇出

先后衣笄甚肅鼻微傷其裳紉結越三日賊出梓宮一丹漆一

黝漆改殯焉先帝冲天冠龍袍玉帶漆金靴先后袍帶亦

如之定王騎驟來臨不敢哭而去次東宮亦驟至青衣褻

帽頭觸地良久雖不哭隱痛不能起賊擁去諸臣臨哭可四十

餘人臨而不哭者三十餘人養貞日侍側哀毀被執至李友處

友據丘宇衎衎許錦衣宅年五十餘性兇悍所錮各官許家人

傳餐印其面而入出即去之

癸丑薄暮友李傳各官各據朝本見朝光祿寺監事林蘭友問



朝本何若有佐史吳某云紅摺黃面開職名朝見蘭友如其言  
餘傲之刑部尚書張忻言黃摺非所用付紅單職名人多從之  
酉刻李友列騎七十三隊隊騎各五露刃押出各臣赴窩鋪偽  
將劉宗敏拘各臣千六百餘人獨多丁夜叱起俱蓬垢予匹馬  
五騎飛驅入西長安門出東長安門過御河橋皇王夾道進東  
華門至此始知非朝也至會極門牛金星深衣盤坐棕毯上面  
東向右侍郎宋企郊亦盤坐金星側北向金星授緡紳錄一部  
硃筆點唱先令甲科打躬餘誦鄉貫諭高聲以應或托疾令扶  
候合選即圍於錄上赴部聽銓注否且回各營奔仆數人  
乙郊又選各官昧爽騎由午門入會極門牛金星杌坐授法官  
面西向宋企郊亦杌坐如前唱選預名者令候會極門否則出

述鄭公校錄本

東華門或令出西華門不解其故蓋東皆回營西皆斬於門外  
凡七十六人多勦滅

丙辰各營拷職官追贓內臣加炮烙尤惜劉宗敏家論官大小  
勒限贓完日釋之李友張葛各混拷不勒限李友家七十三  
員選用二十九人聽其自捐夾傷十之四劉養貞再夾再呼  
太祖高皇帝追四十三金又銀盃二又徵之曰寧死我也

王都等杖斃党崇雅除通州倉場侍郎來謁李友角巾綠  
衣諸人就問竟蹙頰不答中書科舍人吳橋沈始被拘

佯風疾時呼流賊來殺流賊顛狂潦倒屢受鞭不之拷四月二  
十二日同釋

四月戊午朔乙丑黃紙傳二十七日即位塘報吳三桂舉兵偏



京師戊辰李自成馳偽敕及吳襄手書招之至天津碎其勅擲父書不答斬從使四人釋回一人偽勅自李友家發李自成聞斬使大怒召李友等點兵站隊站隊即出師也

庚午李自成脅東宮二王及吳襄東行賊將祥符李肖宇其失

名寵任在劉宗敏李友等下據吏部郎左懋泰宅從自成敗歸

述其本末云前哨至通州東值吳氏兵失三十騎至天津西

防禦使張若騏巡撫黎玉田李希沆各迎自成甚喜若騏疏薦

三桂自成所過各官道迎自成亦跪東宮乘驪值各官問其

新舊見舊官淚下手指其心曰甚利害須耐見新官色喜曰真

爾主也善事之舊官或稱殿下揮止之自成至天津三桂結方

營于東勢孤賊西聯七營甚盛自成單騎呼吳將軍出語三桂

述鄭公校錄本

出馬自成曰大勢已定將軍何固執不下我使可殺勅可碎老將軍手書獨不可拆乎三桂叱曰爾養馬私夷不得稱我將軍且弒我君父辱我家口不共戴天何言降也我兵雖有限亦不肯浪戰生死由天自成曰將軍誤矣此語何自得之朕今日尚賴將軍奸人挑擊幾喪大事先皇帝自盡非我偏也東宮

及老將軍固在少頃並跨驪出吳襄曰兒母信浮言聖上未入

京先皇帝即自經兒知之乎及入京召我大內同飯祿我全

家日賜存問恩甚渥兒宜謝三桂怒也曰非我父也吳氏受國

恩三百年不能死報而甘他人之食乎料家書如此故擲之襄

又勸謝三桂哭曰求見東宮三桂叩首馬上大慟東京默

然良久自成勸通語東宮曰將軍速謝有明主可事矣母惑



浮言且父在三桂哭曰唯主命馬上謝萬歲又叩襄首自成令東宮同襄回營自成曰將軍赤誠能容朕單騎勞軍乎三桂諾自成東入吳營下馬三桂亦下馬各拜云我君臣幾悞于人言此後藉重將軍不淺容朕再謝三桂拜竟如主臣禮自成因問守榆關之策答曰往關外有八城可恃今八城七關外失險臣因其難守奏請入關先皇帝疑焉以臣家口入京俾臣守關如戎馬至關未易守也必先收入關為上策自成曰然即藉將軍圖之三桂謝不敏且乏兵餉自成曰兵餉易易耳我兵三十七萬留騎十萬金四十萬資將軍功成當厚爵相報三桂願以身任自成曰朕回營即發勅付將軍三桂又謝請往登關門指示形勢許之至關閱城又出至一片石

述鄭公校錄本

戊寅晡刻三桂宴自成上坐東宮左之三桂右以東宮在竟坐地西向吳襄坐送席不與馬酒數行忽笳吹大作白標彌望三桂即起抱東宮去還欲執自成已上馬無及矣天遽晦賊方解甲不備北兵突擊賊恟天潰追殺無算僅四萬騎回京步卒盡沒

上條李肖字口述肖字亦侍宴其所部萬三千人終還騎十七庖人一家丁二云經戰十三年未有

如此之賊者人馬擁塞自相踐踏漏刃逃生言之猶為魂悸

癸未午刻李自成回京入德勝門被蟒手白布拂面從馬約七千匹列東華門二十騎自御道入東華門前一賊抱嬰兒不知誰也初賊兵或先歸問以自成曰死矣都人幸甚從逆各官聞之大恐偽銜封署並滌去已偵自成將至仍題新銜吳襄支解於天津之西



是日故學士楊觀光何瑞徵光祿少卿李天經李延鼎同鴻臚寺官八人勸進自成曰事且棘何登極之有劉宗敏屬聲曰已有旨明日登極各官可出料理各官退宗敏與自成爭語敏曰爾十幾年辛苦一旦敗壞若不登極何以回關中自成默然

李友  
某佐史吳說

甲申果登極殊草草我 太廟主早燬從此壞民居運入大內為焚具

丁亥卯刻賊出阜城門留卒七百餘人入大內及各巷縱火。

李友家有 部主事 自經吳橋之

先是四月二十二日西華門外粘示紫筆云本鎮匪復等情時吳三桂尚在天津

述鄭益校錄本

高弘商拘李友家被夾勒四百金見李友日醉擁婦女啼號不惜也詹事張維机主事蕭鴻基至夾其首張尚書鳳翔前出獄被拘勒四百金不爽

李肖宇故祥符諸生陷賊中久矣據左懋泰宅懋泰避宅後通款招高弘商屢候之肖宇因言從賊久猶在人下欲乘其敗圖自成不果弘商遁出京亦肖宇資遣之

定策本末

甲申四月京報絕月餘留都疑沮十三日有中入夜至內府云京師三月十七日失守餘不能詳翊辰張總憲藐山以御史周元泰朱國昌郭維經米壽圖至高司農硯齋所值他出候之而硯齋值徐魏公弘基于皇城下亦聞之矣少頃硯齋及史尚書



可法侍郎呂大器姜詹事曰廣等俱集議監國首 福王或云  
潞王時並僑淮安或云惠王在漢中或云桂王在廣西然遠不  
即至也高張之意屬於雒陽史頗不然之意在衛輝恐北耗未  
確遂巡將絕俄奏差回自都下云三月十六日弓服手菜筐出  
京夕砲聲遠震迨旦寤如餘不知也諸人唯守制山東武德  
道兵備僉事桐城雷演祚亦召至各散是夕遷上硃書齋乞遣  
部曹往淮陽輯漕舟暫還留都明日筮京師得泰之九三无平  
不破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於食有福筮留都得蠱之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自是北耗仍杳二十二日史尚書以  
三千騎勤王渡江携印往俾呂侍郎署部攝禮部印越三日史  
尚書速諸臣往江浦議事時漸知國變不果往呂侍郎得史手

述鄭公校錄本

札立傳示諸公遷寓總憲署中獲目之諸公日素服會清議堂  
謀葺武英殿二十七旦有中人奔南備悉凶問諸公皇、謂定  
策非本兵不能濟也是日告 奉先殿姜詹事撰文高尚書舉  
筆云 神宗皇帝之第二子第一藩 云 而史尚書之手札至  
意專衛輝尋又札云雒陽衛輝並南下當拈闔 孝陵之前云  
云亡何總督鳳陽馬士英書來奉 福王發淮安將及矣即日  
守備南京太監韓贊周出迎二十九日王舟泊燕子磯諸公馳  
候明日抵龍江閔先台見列侯次尚書史可法高弘圖程註右  
都御史張慎言同謁舟中 王左手挈史右手挈高亦跼泣答  
之角巾衣葛坐榻上枕衾俱敝蚊幃不具五月朔登三山門環  
城而東謁孝陵自朝陽門入經東西華門宿外守備廳四日監



國傳諭天下是役也南都始議未定而馬士英成之史尚書前督鳳陽稔知福世子湛于酒色碍於衆遲疑不敢堅執寔為社稷深慮非私計也徐宏基值高司農皇城下曰事亟矣唯賢是立何論序乎時潞王先南下揚州鎮江假史尚書立迎則馬士英自沮何至其後以國予人哉史尚書在高郵聞福王舟近即列諸公名啟迎而士英初意亦不專雒陽與史尚書同偶值福王舟擁而南背其始議後謂臣以兵十萬護蹕臨江欲駕南都諸公之罪給事中李沾謂告席文神宗皇帝之第二子第一藩出臣筆俱非其實故備記之初遷聞王謁陵出朝陽門外萬衆伏候見王乘輦角巾半污舊手搖白竹扇有隴畝風竊心幸之不謂淫佚敗度為懷愍之續也追思史氏之

述鄭公校錄本

先見真純臣苦心矣後世誰諒之者王陵還宜南自洪武門入大明左門宿便殿竟穿朝宿外署非禮也前筮於食有福隱寓福藩平陂往復於時驗矣所占留都高尚書拜相尋罷明年留都不守

定策不預內臣

守備太監韓贊周素有賢聲常任中都而史司馬撫淮故相善及移南京先帝曾密勅此兩人相泣內府定策時或請共議高尚書曰如此大事而內臣預之何以光史乘乎又勲臣不預時共側目

御容儀注

五月甲寅以武英殿所奉二祖后御容遷奉先殿二祖御



容五軸命文武大臣五人恭捧 二后御容內守備及司禮監  
官恭捧各青綉服行禮殿外侍班候主祭官祭告畢更吉服進  
武英殿拜叩如前請 御容至龍亭內移奉先殿叩首出隨更  
青繡服侍班候主祭官祭告而退

### 曆數

前聞記 高皇帝嘗命劉伯溫卜曆數曰遇順則止 高皇帝  
遂以手書空良久曰三百單八亦足矣今李賊偽大順而清曰  
順治不其應乎

甲申五月先監國一日工部主事餘姚胡其枝整武英殿榜得  
一萬曆錢謂佳兆殊不然舊朝鐘微裂墮地起而懸之仍噌吰  
有聲初欲移靈谷寺鐘不果

述鄭坐校錄本

### 勸進

監國勸進表呂侍郎委 某作迫期登幅待於行宮諸臣俱不及  
展視

### 監國儀注

禮部儀制司案呈本月初三日行陞座禮先期司禮監設座內  
殿設寶座奉天殿欽天監設定時鼓錦衣衛設鹵簿儀仗尚寶  
司設寶案於奉天殿教坊司設中和韶樂設而不作是日早鴻  
臚寺引導駕執事官等進至內殿候 駕陞座太常寺設酒果  
等物於奉天殿丹陛上 王具冕服導駕官導 王行告天禮  
畢入內殿文武百官各具朝服丹墀內序立鴻臚寺引執事官  
進至內殿傳令百官免賀免宣表止行四拜禮贊執事官行禮



贊各執事鴻臚寺正官跪奏請陞殿 王由中門出陞寶座錦衣衛鳴鞭欽天監報時鴻臚寺贊行四拜禮訖通贊唱班首詣前行禮引班首官至 王位前通贊唱跪播笏班首跪播笏承傳唱衆官皆跪百官跪捧寶官開蓋取寶跪授班首官班首官捧寶上言 殿下進升大位臣等謹尚御寶尚寶卿受寶入蓋通贊唱就位拜興平身百官拜興如之通贊唱復位引禮官引班首官自西降復位通贊唱俯伏興平身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禮畢 駕興百官依次而退儀注出主事吳寧吳本泰手吳年老拘會典不達時變如奉天殿嘉靖壬戌易稱皇極殿久矣南京諸殿俱廢僅武英殿存當直稱武英殿以紀其實雖奉天殿在當暫避正宜監國與即真不同况無而為有乎

述鄭益校錄本

仁宗昭皇帝以東宮監國十六年日御文華門 恭仁康定景皇帝監國以邸王監國御奉天門左天順初 英宗復辟群臣始推御坐居中前事歷々如此儀曹失考冢宰張藐山先生曰吾欲荐子為禮部司務以衰一時之關予力辭謝

紀元

閣擬定武弘光紀年 上拜天探籌得弘光張藐山先生曰光字上於文為火清朝順治曰清曰治俱從水：能克火奈何果如其言

史相國督師

鳳陽馬士英挾迎奎之功自江北來朝不欲出鎮故事輔臣必有入閣辦事之旨士英特繫銜大學士非內任竟据鎮政府史



相國度不能外自請出鎮鑄督師輔臣之印士英忌史声著甚而史先東士英有福藩不忠不孝等語士英意脇之史求還故牘終不相忘掣肘陰螫以勞勩難泯遂移檄新建姜相國謂觀望異議冀并陷史氏也

姜詹事善酒好卜夜胸臆洞達不少諱忌告席日諸公集內府詹事俄出太監韓贊周爭趨之入成禮又明日最後至及上監國張冢宰疏枚卜上用史氏高氏遺詹事謂詞臣何獨推一人於是再推姜曰廣王鐸等姜雖並相上意不懌尋引去盖中官訛先生侍先帝講筵粗疎見忤又擁戴非其心也嘉善吳進士亮中云見史相國手札福世子荒淫酗酒不曾讀書云又周府保寧王嘗陷賊脫歸相國才之欲推立焉夫

述鄭公校錄本

相國曉人也安有推立郡王之理

### 項詹煜

詹事吳縣項煜自燕逃入金陵五月望日緋衣同賀諸臣恠之燕人攻其從逆煜揭辨終誣乙酉六月渡浙東至慈谿馮元颺家或曰賊臣也偏馮氏之門出之投江橋下載浮載沉有磨菽者手溺之江橋一曰太平橋煜嘗夢人題太平字故再遁竟不能免

### 亂階

燕京從逆諸臣傳報不一其最著者鄉人乘怒輒馳檄殺罪姑蘓則首項煜錢位坤宋學顯湯有慶常熟則首時敏皆皆焚毀其家金陵攻姚文然家庶吉士寓金陵刃拒之得免噫衣冠汚



逆三尺具在何煩邑屋之紛拏也尋臺臣嚴禁乃止御史祁彪往撫安蘓松常鎮誅首亂六人又嘉定諸悍奴脇其主各脫籍尤可駭

### 應常俊

福州從駕千戶常應俊本草工目不知書雒陽陷從世子出亡有保護功南渡後出入行營無間官都督同知猶小之求放歸封襄衛伯祿千石見高相國跪拜稱名相國止之兵科給事中陳子龍以天順初袁斌哈銘為比言不宜封不允

### 鄭元勳

高傑偪揚州士民拒之不納進士鄭元勳起宗勸守臣和解時共生城樓忤衆立刃死傑兵縱掠廣陵大沸福緣庵僧德宗為

述鄭公校錄本

時推重難民避入薙髮坐尺地湏八十金漕舟附婦女一人湏一金門禁甚厲江西陳給事以與守臣善巨室借其封銜輿婦女人各四五十金積貲甚腆

### 勲臣跋扈

誠意伯劉孔昭猥巧機辨見事風生先帝召對泣陳文臣搽江掣肘之害遂停都御史高倬專任孔昭搽江孔昭故善阮大鍼又給事李沾鄰巷通好先是鎮遠侯顧肇跡操江為沾所劾及肇跡內召特郊餞謝日者彈文非我意也總憲張藐之因簿之南渡初張改冢宰奉詔言逆案置勿用大鍼廢久覲環召計沮嗾孔昭拉勲臣廷攻冢宰先一日飲勲臣立約凌晨早朝孔昭訴張某奸欺專右文臣靈璧侯湯國祚忻城伯趙之龍和之餘



無對自是冢宰四疏乞休 上雖知簡在首臣無能自也文臣  
畸輕孔昭畸重權行薦紳中馬士英不敢抗謀入相不甘右列  
以撫寧侯朱國弼及忻城並覬相而止明年荐兵部右侍郎德  
清蔡奕琛入相南渡之禍始於誠意潰於士英大鍼

劉伯溫嘗云傳十三世有變故孔昭求改相以厭之竟不果

### 阮大鍼

相城阮大鍼初附善類與嘉善魏大中爭吏科都給事因投逆  
璫歷太常寺少卿坐黨廢避禍金陵稱詩好客素善內臣馬應  
芳馬士英僑南都時數過從也至是士英密荐言其知兵立除  
兵部右侍郎台對以高相國廷諍臺省交論未拜命而心益亟  
士英令徐瑛之大鍼曰我自起家何預伊事及蒞官每朝罷輒

述鄭公校錄本

手招士英就語自示于諸紳中日同士英及撫寧侯誠意伯狎  
飲後常熟錢侍郎謙益附焉錢寵姬柳如是故倡也大鍼請見  
遺玉帶曰為若覓恩封自是諸公互見其室恬不為恥

### 郭維經

御史 郭維經雲機巡中城清勤有能聲張總憲甚重之及  
秉銓推郭應天府丞兼御史巡視如故蓋驟難其代非淹之也  
郭意未嘆中李給事沾之誘即劾冢宰私且兼官乃天啟末弊  
習章上又自悔免同官以謝冢宰遂不辨未幾勲臣訐冢宰去  
之

### 馮可宗

馮可宗初提督巡捕營史司馬奏改錦衣衛最冷署值南渡遂



領緹校為雄卒職素善結納園亭声乐見稱于時乘間進其姝麗權寵日盛

### 王肇基

太監王坤嘗肆惡于淮陽至是易名肇基求督催浙江福建金花銀得旨命閣臣具勅高相國暮歸語予曰方爭阮員海今又爭內臣專角舌非相體奈何予曰大司馬韓象雲賢內侍也俾諭沮之以內臣自相制易耳相國深然之詰朝入直聞肇基隣寓過之極言東南民困肇基若然吾當辭往尋奏上嘉納相國予告太監孫元化督餉浙江

### 陳堯言

故浙江布政司使叅政貴陽楊師孔萬曆辛丑進士宰于山陽

述鄭公校錄本

庚戌降教諭授順天遷翰林待詔侍

福恭王至是師孔子文

驄馬士英甥壻也追錄舊僚贈師孔禮部右侍郎山陽陰陳堯

言由乙榜亦嘗待詔侍

恭王歷雲南右叅政嘗呈疏乞恩例

不許

### 從龍內臣

從龍諸閣初布袍草履徒步道中給事行宮猶未快志巡按湖廣御史黃澍入朝廷劾馬士英責數其罪上邑動云黃澍言言有理顧高相國記之召澍殿內竟其說士英跽階下惶急盡移其供帳出因行金結內臣張執中等俱龍陽之舊也璫勢始藥司禮韓贊周老成嚴重上始而憚中而疏末且厭之當盛暑擊毬三人交筮不休贊周疑立不動私居飲泣踰月或進玉



燭臺玉壺心好之寶異日至立報傳入而喜厭不恒始雖厚售  
漸斥去索原值即市僧六苦之蓋賈人去專責市僧也內臣蟒  
玉紛沓登極初日台對輔臣或畫再接浹月以來時免朝八月  
選民女入宮徵教坊伎六十四人司燈擇其妍少 慈鑾恩賜  
內臣金幣獨渥韓贊周百五十金餘各有差廷臣無及者優人  
適意輒賜三四十金九月開經筵宴廷臣不賚閣臣以例請不  
允十二月西京成卜日臨御 上色不怡贊周請其故 上曰  
無佳優奈何贊周泣曰臣意官家思 先帝乃如此抱恨乎嘗  
責太監馬承芳爾但知印堂安知我印堂指贊周也承芳跪謝  
得免 上晨飲訖內臣又遞觴輒舉之不却酣淫弛縱十月末  
幾蹈漢成之諱旋幸毋恙明年都市榜上供春藥貽笑四方矣

述鄭公校錄本

先諭閣臣曰朕非欲貪大位卿等勉推天子固不如藩邸樂也  
初惟輔臣是任救偏補弊設畢祥符膠東之用亦未至速亡而  
黃澍謝貴陽之禍竟以覆國

### 黃澍

歙人黃澍年少輕侮作葉子格品第宗婦之貌見忤于族走杭  
州通籍郡庠丙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開封推官壬午禦流  
寇開渠轉粟河水秋溢因灌汴城禍自渠始又搜民間藏粟并  
金錢奪之汴人切齒內台 先帝面問開渠者誰也委之流寇  
利口迅舌人莫能難以御史按楚未及瓜遽入朝意覲開府借  
馬士英為市蓋平賊將軍左良玉嘆馬氏故大言清君側之惡  
輒示人良玉手書挾重鎮劫之其廷攻也一言一涕甚傾宸聽



士英伏階下媿死澍還捐九萬金助餉自云世橐高相國問予  
彼卓鄭也哉予曰否否彼補杭郡諸生父為人篋質庫小才貪  
詐不足信也澍還按楚士英陰遣人購良玉而澍孤矣尋免其  
官畏禍匿良玉所女歸其子按臣通婚本鎮向未之有也明年  
左氏稱兵犯闕蕩覆戎公室雖士英之罪擢髮難數而誰生厲  
階至今為梗哀哉

慈鑾

恭恪仁壽皇太后鄒氏 福恭王之元妃也於 上為嫡母避  
冠間關河北 上遣內使密迎之將至命魏國公徐弘基及高  
相國郊迎值於揚州廣陵驛登舟伏謁敝衣窄袖微見簾內有  
尼旁侍蓋避難時寄侶也命賜飯時御艦三有司供億總數百

述鄭公校錄本

緡夕宿儀真明日風利抵龍江閔設行帳京兆徵兩縣媿媿扶  
輦雖羣集竟用闔人入大明中門 上迎於午門 初過揚州  
高傑列兵夾河二十里馬可七八千匹卒殆二萬餘人自乘舟  
儀衛甚盛黃得功迎於儀真候騎總百餘自立一空舸不數人  
遣迎第一箋曰 御名 欽承大統馳念慈幃驚塵鼎沸賜刻 以  
九迴瑞靄天開情遙 而千里恭維 母后陛下仙源世慶閩  
教協敷佐 先帝以咏閔睢啟藐躬而美樛木服圖史之至誠  
屬國家之多艱鶴髮添憂閔雪霜之入鬢鳳輿飛轄傷烽燧之  
震隣近倫序之見推既 宗社之克紹寔緣榮蔭爰致弘庥初  
羈勒之未寧有疎者問今尊養之有地庶慰瞻依特遣近臣往  
迎遠境俛伸遐邇之望上憑黍稷之馨伏祈懋展懽心中道生



河山之色誕膺壽筭隆恩均覆載之規月馭光迓雲容嗣覲  
遣迎第二箋曰御名孺慕依依雖傾誠于初使皇程冉冉寔切  
戀于久違詎忍安以九重不能恕之一日恭惟 母后陛下聖  
德配天坤厚載地大寶曰位方同四海之懽心罔極維親專候  
一人之順志長秋長信休嘉時集于漢宮維川維塗警蹕尚煩  
於天路伏祈敷時安養觸暑就涼 本朝之宮慈寧宋家之殿  
保慶增睹鴻慈之福圻圖燕喜之歡 以上俱予筆  
東城兵馬指揮帶俸侍衛司正千戶鄒存儀奏曰崇禎辛巳正  
月戊戌河南城破 福恭王妃出避清涼寺宿東閤土房明日  
至洛水上未得渡明午得舟又明日至花子寨瀍河北窰維駕  
濟等處及于孟津越三日至浦子邢家苑二月既望渡黃河駐

述鄭益校錄本

孟縣逢 世子隨至懷慶甲申二月既望賊又破懷慶匿書堂  
官黃奎家尋乘東門放火冒出夜分至南門橋值賊傷存義旦  
至野水鎮已刻渡河至邢家苑灘十九日命存義北渡寬寓值  
賊二十四日又至河南大盜李際遇方騷擾 太后潛于民舍  
又北渡入懷慶匿黃奎家懼泄五月三日典杖李希楠書堂孫  
拱極見存義相視以目隱喻已即位也常應俊遣舍人閻守平  
見 聖母于黃奎家又恐泄遷女醫家六月六日欲出城不果  
九日又不果七月六日出城值賊又不果十四日乘衆出城宿  
孔村梁秀才莊十八日夜渡沁水乏舟椅代之十九日至清化  
鎮乘小車二十三日經脩武獲嘉等縣越三日書堂康永寧山  
東報國營副將張成福來接存義遣弟護行赴塔兒灣乏舟太



監盧九德以舟迎漸達淮揚  
常熟許重熙子洽曰乙酉五月壬辰黎明錢謙益肩輿過馬士  
英家門庭紛然良久士英出小帽快鞋上馬衣向錢拱手曰訛  
異訛異我有老母不得隨君殉國矣即上馬去後隨婦女多人  
皆上馬糗束家丁百餘人出至 孝陵詭裝其母為太后召守  
陵黔兵自衛黔兵亦半逃所過村鎮奔避一空至廣德州守閉  
城不納士英督兵攻之破城殺知州趙景和遠近民間風逃匿  
安吉知州黃翌聖亦遁入山中士英不敢趨獨松關迂道由安  
吉手書致翌聖曰廣德見拒故爾行權用兵若首先倡義當有  
不次之擢于是翌聖率士民肅迎道左掃衙舍以停偽太后及  
士英家眷士英大悅浙撫張秉貞下檄安吉問真偽翌聖啟云

述鄭益校錄本

閣部既真恐太后亦非假張撫遂備法駕迎入杭州士英屯外  
兵城外 潞王恭謁太后如常禮辭之已令妃具宴送入妃躬  
詣陪侍太后峻辭之日夕惟與士英後妻及婢數人相處人始  
疑其偽

設遷曰乙酉五月清人陷鎮江 上聞之夜出奔昧爽馬士英  
云 太后来其家同南走溧水東壩經廣德自獨松關趨餘杭  
宿鮑侍御奇謨宅撫按往迎至杭州初馳檄稱聖駕及見於鮑  
氏乃太后也入杭駐朝天門東李總兵宅士英駐湧金門外五  
氏園徵歌如故清人將至士英走台州 魯王監國訪太后不  
得後遇許子洽云太后偽也以今思之上倉皇出奔棄其母不  
顧然無自至權相家之理士英計窮脫兔之智不得不籍母后



脅制道路傳牌可假天子獨不可假母后乎其後聞焉無一跡  
又事之不待辨矣予時寓杭州有游卒同奔者云母后道中再  
墮馬扶起之命授錦衣衛百戶會稽熊少卿汝霖責士英不扈  
皇上乃 母后之狗乎士英  
無以應

劉總憲宗周

山陰劉念臺先生起左都御史先馳疏歷指時事之失內及逃  
將封爵貴陽及劉澤清忌之蓋澤清自臨清南遁謂中其隱各  
疏攻先生澤清疏并列左良玉黃得功劉良佐高傑名請加以  
重僂寔各鎮不知也高傑聞之駭曰吾武人乃預朝事乎得功  
上章自辨不預貴陽匿其奏先生前削籍故疏稱草莽臣入京  
不携冠服借以赴任士民鼓舞稱快群璫六曰劉先生君子也

述鄭堂校錄本

恐不得久耳果即引告

北使事宜

左都督陳洪範奉命北使揭閣臣事宜

一宣北 勅諭一御書一詔書一賞銀 兩賞金 兩蟒段花  
段宮絹 匹

一給總兵吳三桂 封爵勅券各一獎諭一表裏十襲玉帶一  
賞銀 兩

一給巡撫黎玉田總監高起潛 廕陞加級勅命一獎諭一表  
裏十襲玉帶一賞銀 兩 以上各犒賞請一官贖隨

一祭告陵園文

一祭 先帝先后梓宮文



一 勅諭陷北文武諸臣

一 護送領兵將官二員各日給一金各犒三十金蟒段二

一 隨行標將十二員各日給銀八錢各犒二十金蟒段二

一 材官二十員各日給銀五錢各犒十二金段一

一 馬兵五百日各餉一錢五分各犒五金

一 馬六百日料各一錢五分

一 騾夫六百日各餉一錢四分各犒各三金

一 騾三百日料各一錢五分 以上官兵騾夫共犒銀三千六

百四十金蟒段十四段二十

計程往還三月共前銀二萬三千八百十四金時賜吳三桂等

兵三萬金勞北朝銀十萬金十萬緋段千匹又襍賞三萬金吏

述鄭益校錄本

卒道費三萬金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軍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萊陽左懋第同往初議泛海改陸入北界有司尚  
禮接至德州忽榜示陳洪範左懋第色不動入京而還中道留  
懋第紹愉館鴻臚寺懋第書壁寧為明鬼不為清臣兄懋秦來  
見拒之曰爾非我兄也屢被縛不動及遇害北人不無不流涕  
洪範姜蘭吐南朝情寔故歸

先是吳三桂逐寇之事聞于江南詔封薊國公賜誥券募都人  
何 以副將往致之至臨清進士凌駟方倡義導之出疆入  
燕三桂不啓封達于攝政王明日攝政王台見南城責中朝不  
通好荅曰南朝止聞吳將軍起兵臣復未知貴國之繇故不及  
命攝政王色解諭以速遣使來期在九月時吳三桂洪承疇馮



銓范文程 坐夾席地各舉佩刀割牛炙啖之明日何又奉三  
桂詔券擲不一視遂携歸藏內閣未以聞

朱統鑣

貴陽馬相國維與新建姜相國同年不相洽欲誣以定策立异  
而新建有夙望人無應者南昌宗貢生朱統鑣上章力抵新建  
至以新臺行之又株引史閣部張冢宰呂侍郎等甚衆阮大鍼  
語人曰疏出小兒手其不諱如此統鑣大言須還我都憲一席  
竟擢 科給事中

周鑣

金壇周仲馭僑白下嘗忽阮大鍼甚銜之大鍼勢日起仲馭知  
且修怨拉某踵其門屈膝祈解終不能釋已搗下法司仲馭嘗

述鄭公校錄本

師張明敬而相失明敬揭其短賄登科第官工部主事避察處  
疏攻太監張彝憲 云 君子曰公亮乘危下石非所以自待也

周鐘

庶常周鐘遁歸或問之曰在燕時謂江南已定不意中隔如今  
日也懼逮走白容捕之急拷及婦子下刑部獄爰書投重改入  
深園涕泣挽柵不欲入明年會訊御史張孫振撻之二十人以  
為快已同光給事時亨棄市

異議

桐城雷演祚介公崇禎庚午進士歷山東武德道兵備僉事憂  
去寓白下慷慨好持論聞國變草檄勤王略曰安危爭于呼吸  
社稷急在燃眉三百年養士尊賢豈無疾風勁草之報諸君子



後家先國寧忘板蕩忠臣之私草澤有英雄不妨南塘一出秀才任天下豈無仲淹其人或捐郭解之金或棄終軍之襦吹簫屠狗策力兼收擊筑斬蛟貪詐並使衰此大義翊我皇明轉危為安匪異人任建功立業要在此時議立潞王座師姜詹事曰廣叱其謬劉都督澤清自臨清逃淮安東馬士英亦立潞王也遣幕客某覘金陵及福王即位計殺客滅口客脫走陳學士盟所學士嘗對高相國言之貴陽語膠東曰鶴州原東容當相示後劉力攻諸臣吳志背其初矣錢謙益侍郎觸暑步至膠東第汗竭解衣連沃豆湯三四甌問所立膠東曰福藩色不懌即告別膠東面之曰天子母容抗也錢悟仍坐定遽令僕市烏帽謂我雖削籍嘗經赦矣候駕龍江閔

述鄭公校錄本

諸臣指异之監國初復官八月入朝陰附貴陽日同朱撫寧劉誠意趙忻城張冢宰捷阮司馬大鍼聯疏許异議者膠東解相印欲卜居虞山謙益恐忤貴陽卻之且不祖送雷演祚中時忌被逮下獄同周鏞縊死

谷國珍

鳳陽太監谷國珍六月入朝改勅求照總督體統行事閣臣難之國珍于外宅求示勅稿即自增入無以奪也

王鐸

孟津王鐸覺斯耽詩工翰墨五言詩至萬首嘗微疾弟勸其輟咏笑曰此卽一詩目也張冢宰再推詞林枚卜首姜詹事次及鐸以上舊也遷時對冢宰曰王翰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為



宰相則不足孟津是也冢宰然之鐸將入朝冢宰書規以約束子弟家人毋輒通賓客鐸過冢宰曰吾母他望所期後日史上好書數行也始直閣適膠東新建貴陽並引望鐸粟擬頗中祭如奪烏程仁溫辭贈謚人亦稱之自以不習吏事請益同官已漸自諱處分舛誤貴陽侮之法司奏大辟輒除其罪嘗作書誤書皇下再被詰膠東濱行囁以漸退駭問其故曰大臣道不行則去毋俟人彈文也始上出十扇命書俱錄先正格言諸璫亦求書意難之膠東曰足下負書名安能拒乎鐸本文士處非其任仕清歷禮部右侍郎壬辰三月遣祭西岳道卒贈尚書謚文正鐸手閱杜子美集嘗見其冬深詩花葉隨天意改因字以頷聯早霞隨類影又一隨字也九日藍田崔氏莊羞將短

述鄭公校錄本

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以帽犯冠改作雪端午日賜衣謂何大復極贊此吾所不知陪李金吾花下飲結句醉歸應犯夜可怕李金吾乃牙音杜悞押此韵矣遣興五首其一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盖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陶亦欲子不仕宋耳非掛懷真愚也

李沾

華亭李沾以惠安令擢南京吏科給事中謂銓即金壇王重外之也頗不懌監國初銓曹止蕭士瑋倪嘉慶書史四人不諳掌故張藐山冢宰以王重梁羽明並舊選郎習事且地近易赴時羽明僑居杭州沾謂重不可用嘗受我四十金者冢宰曰僕起



家三十年<sup>年</sup>贄多十二金間或倍之安得至四十金乎僕老矣舊練而地近無踰王郎若其人庶否僕自有提衡雖吳來之在不能溷也沾無所發怒因訐李侍郎大器冢宰推沾操江都御史畏分劉誠意之柄求史相國得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居無何快、因誇定策功以初議內府嘗喧詈也徐冢宰虞求代推通政有旨另擢蓋附貴陽誠意及諸臣內恃其奧援又借名善類求史相國致膠東書乞僉院云不敢失身他途也拜僉都御史尋起左都御史加太子太保七品半載躋極公孤 昭代所獨

款案

九月南京吏部尚書徐石麟奏為矯誣 先帝者悖之極欺罔聖明者奸之盛事閔封疆殷鑒信史紀傳不得不据事驗明以

述鄭益校錄本

存寔錄事臣於十五日伏枕次見黃耳鼎翻出陳新甲一案謂臣殺新甲以敗款局此似耳鼎拾馬紹愉之邪唾將以顛倒成案獻媚 廷以為後日賣國之地不獨欲為新甲執仇起大獄已也事閔社稷封疆臣何敢默、處此臣請與 皇上先言款事終始我國家自有奴患以來其誦款非一矣天啟二年穢樞惑於王化貞之說俾違督臣熊廷弼節制而私與孫得功為市得功突發犯順城陷身逃而款議敗其次則袁崇煥遣喇麻僧弔老酋因以議款未成而崇煥去位迨 先帝初立意在滅奴召崇煥授兵權崇煥陽主戰而陰<sub>主</sub>款也甚至殺江東毛文龍以示信伺 先帝不之許遂嗾 闖入脅疑仍戒以弗得過薊門一步崇煥先頓甲以待是夕敵至牛酒相慰勞夜未央敵忽渝



盟拔騎突薄城下崇煥師反殿其後先帝於是逮崇煥誅之而款議再敗然崇煥雖言款其所練甲士稍精強邊備未嘗弛故誅後而祖大受壽猶得以餘威振於邊嗣是中外靡有敢言款者第歲久我叛師累、家遼西益相狎習邊將益約節士卒腹與北瞬偷旦夕之安而邊備日弛矣本兵未必知也至楊嗣昌為樞密廉得狀時北止適內寇于是再以款市聞先帝命傾情竟得嫚書大怒格之而款議復敗嗣是即新甲主款矣新甲令石鳳臺與北通而惡洪承疇撓其事因北困錦州急遣張若麟往催戰款乘間殺承疇脅款此即向者崇煥殺文龍故智也不虞承疇先覺獨入松杏城死守若麟計不成乘月宵遁陷我六師舊輔臣謝陞見邊事大壞憶督臣傅從龍臨行有樞

述鄭益校錄本

臣計專主款之語發聞

先帝遂召新甲陞見切責良久徧詢

諸輔獨陞對曰彼果許款、亦可恃議遂安皆壬午正月初八日事也已而遣一瞽者一黥生與馬紹愉偕往、義州議款四月歸北不具表謝而復得嫚語先帝知為所紹而大恨而款事又敗盖自辛巳張若麒倡逃後舉先帝十五年所鳩集之精銳一旦盡掃老成謀國之臣無不私祝望款事之成庶幾稍有息肩至天子親發璽書下明詔首臣屬艸次輔書真誠樞臣搽使者而遣之為使者飭冠劍連車騎至塞外我邊臣椎牛醢酒張廡筵十六席燕北使北之首長遣綱紀一美少年一麗眉皓首之老來會絕不語及開市事問之則云待老憨命及憨至義州首詰諸酋長私與中國通擬殺我使人譯事者為之祈請叩



頭乞哀馬紹愉等抱頭匍匐竄歸恐後尚未見聽面今反飾稱親到瀋陽不幾夢中讒語耶且先帝之誅新甲非以款事臣之擬新甲罪亦非決不待時也先是四五月間乞款不成涕滿長安臺省惡其辱國傷體盡發新甲前後奸罪章滿公車先帝概不遽下忽於是年七月二十八日以十餘本悉下法司併下新甲于理新甲金多党盛為之祈生全者如市及臣發諸糾疏讀之或言其賣絕副鎮金銀累巨萬從海道運歸或言其陷遼城四陷腹城七十二陷親藩七使聖子神孫塗炭膏血流離無所臣讀至是而不勝毅然髮指矣越旬日而御史臺陳曷虞廷尉莊憲祖臣司官韓一臣各以讞語至詞嚴義確盡與死比又越旬日臣同法司集于都城隍廟矢諸明神而讞之新甲

述鄭公校錄本

口供所陷諸城郭親藩與所糾無以異於是引失陷城塞律秋斬上時舊輔臣周延儒為新甲營解甚力面奏謂國法大司馬不薄城不斬也先帝曰他邊疆即弗論謬辱我七親藩不甚薄城乎延儒語塞先帝尚以秋斬未蔽辜諭臣再核臣於是引居中調度臨時不能策應因而失悞軍機者並斬律朝上午即奉旨曰陳新甲職任中樞失事重大貽禍慘毒朦玩支解悞國負恩祖宗大法具在朕不敢私看即會官處決欽此煌煌天語具在而謂臣殺之乎且新甲於九月先正兩觀之誅舊輔王應熊始下賜環之詔前後相距五六十日乃謂復起王應熊疑新甲所為是又故以新甲誅後之事為新甲誅前之事何其謬戾任意一至此也况先帝屬精明睿之主非昏庸亡



國之主也庶獄庶慎無不親裁綸扉大臣惴惴過慮豈有誅一  
樞部大臣而竟聽臣下鍛鍊者耳鼎視我 先帝為何如主而  
概以漢之桓靈宋之理度同類視之此臣所謂矯誣 先帝者  
悖之極也又耳鼎謂新甲剔厯岩疆饒有英畧洵如此自宜龔  
彰天討執訊獲醜矣即不然亦宜左支右吾可無失事而胡以  
覆軍殺將破城之報相屬如諸臺省所糾新甲所口供者若是  
之多也且 恭皇帝之變 皇上身嘗之痛也 先帝首中所  
謂貽禍慘毒專指親藩豈 先帝痛恨之而 皇上遽忘之乎  
耳鼎又視我 皇上為何如主而敢于黨 恭皇帝之罪人張  
封疆之罪吏也此臣所謂欺罔聖明者奸之極也臣恐耳鼎之  
邪說得行使國家忘用人行政修德之寔着而專以欺敵為事

述鄭坐校錄本

蓋敵之佯款其愚我也收我邊民畏戰之心弛我邊塞防戰之  
備也若其果欲吾款則非誦金繒講獻納講割地講南北名分  
不可款也如此而國又何以為國也故前事者後事之鑑也又  
恐耳鼎之說得行使天下人疑 先帝以昏庸無道敵當款而  
不款大臣不當殺而殺以致身禍國隳為天下笑則使 先帝  
抱不白之誣于天下臣之所深痛也又恐耳鼎之徒黨罪樞者  
搖鼓唇舌變亂是非致 皇上疑新甲有于謙之功而受西市  
之慘為之恤其罪戾錄其子孫孤 烈皇帝敦睦之心而增  
恭皇帝在天之恫臣之所深慮也爰于文亡獻墜之日崖略一  
案始末附於實錄以告 皇上若耳鼎構黨殺臣撓椎銷骨臣  
不憾矣按 先帝嘗書滅奴雪恥字及遣馬紹愉總出京牌書



奉旨諱和 上聞而惡之

楊士聰玉堂薈記

馬紹愉四川人萬曆壬子貢士云使至瀋陽宮闕鉅麗如京師迎稱天使筵設甚盛重毯之上設核俱金器甲申又北使被留今安置揚之瓜州紹愉筮仕武康通數學萬曆末云國喪當屢見三十年後東人深入矣

朱良村萬曆壬子順天貢士削籍投陳新甲庚辰同長班馬氏等七人往瀋陽

名叱冢宰

旨稱閣臣例先生九列例卿徐冢宰石麒麟貴陽有旨叱其名尋引去

張捷

述鄭坐校錄本

監國初劉澤清首薦前少宰丹陽張捷赤函時陽城張藐山與銓二十二日劾去禮部顧尚書錫疇瑞屏攝銓有墨聲徐冢宰僅決月丹陽起少宰長其部銓政決裂惟狗權賄明年五月變作選人擁其與索償者數輩給之入鷄鳴寺以待竟自縊

劉澤清娶同姓

劉澤清初娶劉氏官都督諱同姓不封至是奏微時艱苦狀得贈一品夫人攷南宋張循王竣娶錢塘伎張儂後嫌同姓改章氏糟糠之困彼弃既何足嫌乎

趙體元

馬士英筮仕南京戶部主事書佐趙體元或云斷袖之嬖歷任不棄從軍鳳陽冒功繫銜猶卓帽青衣給役如故及入相體元



累都督同知超走如輿臺翔望服蟒玉見仍侍側閱章奏云某  
某當若何間從之用兵部印直任體元不親視也威柄幾等貴  
陽

中書一品林超

江浦林超居太平門側自矜數學劉青田之流貴陽在戍上其  
復用因冒武秩至都督又薦書中書舍人加一品服色文武溷  
躡萃于一身即爛羊不异也

劉孔和戲語取禍

長山劉相國鴻訓在時劉澤清叔事之相國捐館于孔中孔和  
更叔事澤清矣清澤鎮淮安嘗語孔和曰若亦服我乎曰服甚  
第吾叔不作詩尤善澤清微笑方矜文武才深忿其語俾帥三

述鄭益校錄本

千人渡河忽檄召孔和斬之所部不平又擊斬數百人奏其觀  
望盡誅也孔和官副總兵

武英殿

上南渡以武英殿為正朝殿五楹卑隘工部僅塗朱費三千七  
百餘金主事餘姚胡其枝曰若民間不過三十金耳

寓書史可法

史相國在揚州清人寓書云攝政王致書史相國執事云自  
稱本朝字搆出史相國字平行黃紙如詔勅又硃圈其句華亭  
包爾庚於沔陽黃日芳處見之曰芳庚辰進士相國俾答書詞  
頗峻相國刪潤曰不必口角也今日芳刻其原草賚使某雖此  
人傾心南國云和議可成至見南事紛々歎曰河上不講將講



之江上矣後大哭而去

### 女伎

甲申秋南教坊不足充下陳私徵之遠境阮大鍼楊文驄馮可宗輩各購進大內嘗演麒麟閣傳奇劇未終妓人首戴金鳳者三蓋宮例承幸戴金鳳以自別也 上體魁頤一日斃童女二人厚載門月裏骸出若干弱質委蕤委于塵露則馬士英望風導慾大鍼輩從之而靡耳噫南唐玄宗宴樂擊鞠不輟嘗乘醉命優人王感化奏水調詞感化惟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數四玄宗輒悟覆盃歎曰使孫陳二人得此一句不當有銜璧之辱也今求王感化其人不可復得抑誰為玄宗乎大成自負為君子文驄自負為詞匠污行干進市井猶羞之馮可宗本

述鄭公校錄本

僧伍不足論也 上初立都人所謂中興可待不數月大失望有蘇臺麋鹿之惧

### 修史

高相國請修國史實錄許之遽去位未開局錢尚書謙益多藏書意任史竟變作

禮部署事右侍郎管紹寧覆修史疏請門下士某預史館報可准貢前相國疏薦予中書予力辭至泣下乃薦宣城唐祖命歙縣方世鳴等至是又欲薦予史館如管例辭之或問其故曰國初布衣預史館時略勢分廣採集今進賢冠載筆尚論崇卑一措大廁其間仰望鼻息不過呈翰叱墨等于門下牛馬走寧藏身甕牖同腐草木耳



御寶

初鑄監國之寶用黃金五十兩白金三十兩已鑄廣運之寶俱儀部吳主事本恭董其成余告之曰寶式視舊或微有大小恐中狡賊計一時難辨吳不以為然

選官

秋九月有選官之命惡閹橫擾或母子自到徐魏公宗女妍麗韓司禮贊周以勛臣家例禁出之皇太后自于外守恪廳擇六人未噉命再選初各官甚慎其後會於貢院狎笑褻視選七人寢及蘓杭吳中倣擾太后侍女金年十八來自中州殊色也所選並不逮上待如妃禮明年阮大鍼入其宗女雖妹麗竟不知誰氏也又書佐周某自獻其女太監田成來杭州

述鄭公校錄本

駐貢院樹黃旗二選五人止王氏留京南都聽里甲報名其母同女肩輿赴公署待閱杭州僉報後太守張印立自立

民家設香彩女出見太守旁揖疲于奔命上之出奔也阮氏周氏王氏命還外家而貢院罷試矣

大內石刻

重修西宮得石刻曰木猴年青龍月紅日忽沉明月缺白頭皇主人棲雉赤頭蚩子皆流血一小又一了目上一刀丁戊擾平明騎馬入宮門散坐皇極京城擾白虎啣刀斫李花盖天一木宮槎枒牛宿三宮稱宰輔君臣不顧徒傷嗟幸得三張天大呂李花未白不長久金臺忽死金陵生東南福主中原走南明翼已午火微未申奠安連江南黃花玉樹丹桂發西風吹墜落東



籬戍邊水火自然滅亥子窺京胡騎飛丑奴空戰三十載還復  
寅方建義旗卯上樓船動當震青龍天下靖一朝得一朝失東  
西南北兩邊立劫我百官上長安可憐難渡雁門關摘盡李花  
殺盡胡天清地白歸京都京都老人起吳越耳邊但知十一百  
教他老人頭似雪汴梁城中造宮闕從此天下方太平周家八  
百人重說木猴年青龍月此碑一出天下裂永樂六年六月  
日臣少師姚廣孝撰甲申九月末都人盛傳其事按姚榮公  
官太子少師文皇帝嘗呼少師不名非寔銜也且禁中非人  
所到事不可解

先是熊廷弼經畧遼陽後濠得石刻曰木子又女天下裂八朱  
定力堅于鉄三門一道嶺頭看乾坤流盡冬人血嘗以其事聞

述鄭公校錄本

崇禎癸未正月滄州後濠得石刻一陰道人歌無足者烏無角  
者牛並出地海寔被醜誅天心厭亂必斯之隅山東之竇死不  
可留

### 徐弘基

魏國公徐弘基謙慎和易年逾六旬生少子是冬薨明年易代  
公雖不幸勝于士燮之祝

### 王世忠

都督王世忠南関猛骨字羅少子也流落江南優人演韓世忠  
傳奇見兀朮即起立曰此吾祖也及叩首轅門則大怒

### 民謠

弘光年要做官非騎馬士英即種田太監田成



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宰相只要錢天子但呷酒  
射人先射馬士英擒賊須擒王鐸

自成不成福王無福兩下皆非真主北人用牛南人相馬一般  
俱是畜生

紅花開天子來不辨衣衫只辨鞋

朱家麵李家磨做得一個大糗送與對巷趙大哥

### 王氏奪封

尚書上虞倪元璐玉汝少娶餘姚陳氏夫權既登第娶妾王氏  
篡封命同邑丁庶子進以故都嗾誠意伯劉孔昭訐其事可坐  
總京營也倪適除祭酒來奏辨陳氏夫母意遣歸外氏命娶王  
宜封而陳所生女字王司馬業浩子貽斌司馬揭引海瑞前妻

述鄭公校錄本

許氏潘氏弗封繼妻王氏為例幸上不問倪自免歸陳氏寔  
同夫母人居非遣歸者甲申末陳氏訴于朝時孔昭在事奪王  
氏改封白璧微瑕君子惜之

倪元璐丁進俱天啓壬戌進士選庶常嘗中秋聯句丁首唱中  
秋佳節好吟詩為人所哂上偶問崩字何義進曰君死曰崩  
元璐曰先帝升遐曰崩進自慚漸隙

### 東宮

濬縣高孟箕以鴻臚寺序班調南京監國州創賴其諳練有光  
朝廟進本寺少卿秋日舍人穆虎等自濬縣來道山東逆旅措  
一少年曰是三欲南行可挈也因偕行舉止非常度詰之言故  
東宮也陰至孟箕所未之信少年曰昔某年某月加冠君不



替礼耶孟箕愕然抱哭良久護侍歎密惧泄遂市宅杭州居四  
閱月間露故態謀徙閩廣間且行而孟箕不自安上書言狀命  
追入至南京三山門內臣某覘之進衣袴內臣後掠死 上以  
舊諱臣熟識者王鋒及劉正宗方拱乾等並言其非是遂下法  
司嚴鞫孟箕穆虎等方對簿少年詞氣不挫坐刑曹下諸人被  
拷冤號慘毒不忍聽睹少年色如故第曰彼以為偽即偽耳中  
外聞其事而悲之舊經事內臣私謂誠東宮也其兩足骨每斷  
必雙不可偽云法司希旨謂駙馬都尉王昺子之明果尔則外  
戚末胄且非延慶長公主所自出宜加拷訊何獨寬假之哉嗚  
呼貴陽之罪通于天矣左良玉揭救王子明史國言甲申冬  
東宮入燕不良死疑南之偽

述鄭公校錄本

按甲申冬有男子來燕京演夢所某家夜走故嘉定伯周或門或  
欲諱之家幹不可以聞于攝政王男子冠九華巾青布衣敝屣  
令中官辨之或云真太子也輒生死十一月廷鞫下獄十四日  
夜暴卒嘗題人扇俱書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這般清意味  
料得少人知見平湖錢景核真錄中而前說出內臣蘇氏於乙  
酉五月同高相國宿杭州淨慈寺值內臣蘓氏張氏不知其名  
蘇氏四月中出留都因述王之明之冤相國疑蘇氏即魏忠賢  
門下蘇若琳也云罷事十六年矣又吾邑孝廉張次仲元帖游  
留都遇金壇于鑿中甫先生 五立子也為太監孝承芳記室鑿  
過元帖所時 東宮初至元帖私叩之曰甚真始入京駐興善  
寺承芳即往謁云真偽未辨不敢跪亦不敢坐 東宮曰既來



此坐無碍遂坐問居何宮曰興龍宮前後何景一一條對問宮中何樹曰松樹問樹幾株曰尔亦何愚我豈早知今日將庭樹一一數之而來乎且語承芳欲認我須某閣來時某閣揚州未回也故承芳謂東宮甚真承芳又罵馬士英渠謂不論真偽第蕪死之耳明日元帖還訪盡盡變其說云偽而非真蓋怵于禍也元帖還里邑候林空子楚來訪問以前事子楚曰甚真東宮自金華被徵過杭州宿于北關太監孫元化乘夜伏謁感愴頭觸地不能起吾得之江司理云江漢抗州推官彙諸說之證之則王之明似非戾園疑跡也豫王下留都三日即遣其北行亦以其真恐動搖人心耳嗚呼司禮太監李承芳善制生產厚積崇積已卯夏復掌東廠印署司禮監印  
九月望下刑部獄辛巳春釋戍外衛住 孝陵弘光初補司

述鄭公校錄本

吳駿公曰東宮韶令聰敏出閣時選官僚四人直講讀是日吾讀大學首章十次東宮從讀訖講官項水心講大學首句先日進講章上圖去教句又硃書片紙諭東宮稱講官先生餘官官人自稱本宮閣臣二人侍班日習為常侍閣田丘志忠又教人俱髻秀丘讀古之欲明德於天下欲讀裕物有本末物讀互吾語之曰吾效北音甚易然字有不可誤者欲猶可讀裕如物讀互誤甚矣殿下他日臨政豈可仍此俗音乎丘深然之每講畢東宮作字或放或縱甚有法今日望之不似人君非也王之明事遣司禮丘

童氏

上始即位語輔臣以先後娶妃三時訪母后于中州不及宮



眷御史陳潛夫按河南以童氏至有司護入京年殆三旬坐詐  
冒下錦衣獄聞之陳都督洪範云童氏從獄中上書言某年月  
日娶我某年月日 陛下出亡所衣某色所飯某品所出某地  
又手帕妾所手加也 云云此書不知緹帥馮可宗作何狀噫蒙  
難之後風塵失路童氏身之不保然以宮中一席地綠苔埋怨  
青漏啣悲足矣何至尊法吏之手揚衾稠之羞哉王之明聖諭  
曰枕席燕昵指穆等童氏聖諭曰潛夫同臥起穢我絲綸重玷國  
體夫事論其真偽 則死不足贖徒加以污褻此三家邨訟師  
之所不為而出自明旨彼穢相無識適自彰其陋也

劉澤清婦劉氏上馬士英夫人書救童氏

邨報

述鄭坐校錄本

弘光嘗封事有曰今日之患不在於寇而在於北揖政王賄得  
之大不懌蓋山東監軍 方大猷密達之遂決策南收

高傑

清澗高傑故郡盜號翻山鷄崇禎四年為我帥馬科敗之崇信  
縣乞降巡撫洪承疇不許須斬賊渠帥為贄傑伺闖賊李自成  
出時守老營殺其党三十餘人挾自成嬖妾邢氏及自成女年  
十六以降守備孫可法引見洪承疇承疇以賊性反覆不令入  
營即令可法收之因在西安碌 備教而已邢氏身為孫氏備  
爨及孫傳庭總督漸重用官至都督自成下西安白廣恩等俱  
降傑以夙嫌逃入澤潞恣掠歷懷慶御史霍達招下之在徐州  
附於鳳督馬士英初報部衆三千人及閱軍殆萬人知傑嬖邢



氏貽金珠首飾一副其所掠婦女三千餘人畏邢氏不能多近  
四鎮各兵三萬餉六十萬獨傑兵盛黃得功劉良佐額不及也  
劉澤清最弱乙酉正月許定國刺傑死睢州

朝命邢氏同其子世爵權理軍事于財十歲澤清聞之笑曰此  
水滸傳故事也今出自朝廷耶

馬士英聞傑遇害不憚阮大鍼聞之喜犒報者十金兩人同事  
異情時高相國寓姑蘇語事當云何予曰傑罪當死第列侯也  
不卹之無以定諸鎮而失處許定國又生事端須諱定國祇云  
兵變亟遣諭定國明非其咎庶兩全矣相國大是之己旨下罪  
直定國遂導北兵覆滅按南宋范宗尹建藩鎮之議以河南江  
北數十州之地委李成孔彥舟桑仲翟興劉位李彥先郭仲彥

述鄭益校錄本

輩非群盜則土豪潰將也竟以不相統率卒不能守史相國分  
立四鎮亦類之矣先高傑爭揚州相國入其營為調解被其劫  
制盡奪甲騎無一卒自隨導隸四人肩輿二人書佐一人疏札  
必邀閱始發相國威名自是不振而志切枕戈常大會諸將設  
地毯自下拜求出師盪寇傑雖跋扈頗感動故率衆而北大功  
中阻哀哉

### 皇陵鬼撲

乙酉中都皇陵有紅黑二鬼相撲遠見百步外近視無跡觀者  
如堵凡旬餘南京西華門夜若數十人排闥直入皆衰經哭泣  
穀闔人挺之則杳

### 袁定



華亭袁定少卿燬之季子甲申五月聞北變因疾若魂從鼻出  
冉：天際值先帝蓬垢痛哭至高皇帝廟不納又至建  
文帝廟叱詭而出因至老子窟拉宣尼同謁高廟先帝極  
言高傑之惡高皇帝曰明春正月不祿矣各散有冊疊富案  
問守者曰此江南被兵冊也即覓入于鼻而寤左右俱見之因  
歷言其狀包長明說

戶圈

乙酉三月九日嘉興城內外居戶上夜各有圈或紅或白或書  
上或書日或斜書双曉起驚异不知其自閏六月罹兵燹惟白  
圈白書不火

朝班遺詩

述鄭公校錄本

三月十九日上早朝或遺詩建中曰百神護蹕賊中來會見  
前星閉復開海上扶蘇原未死獄中病已又奚猜安危定自閑  
宗社忠義何曾到鼎台烈々大行何處遇普天空向棘園哀蓋  
感王之明事而作

蜚書

五月朔或書東西長安門柱福人沈醉未醒全凭馬上胡搗幕  
府凱歌已休猶聽阮中曲變馬士英阮大鍼福運告終只看盧

前馬後太監盧崇基盡毀何勞東捷西沾吏部尚書張捷

或書武英殿上闖賊無門匹馬橫行天下阮兇有耳一兀復亂中

原一主卧西宮四鎮雄兵迎北二兇亂南國三朝要典打

東林明日跡捕之不得



唐世濟

烏程唐世濟起左都御史來別嘉善錢相國勸其徐赴答曰相知見迫不得少留方入朝左良玉兵東下或給以左氏母被擒行敗矣唐喜甚大言于直廬

楊文驄

楊文驄龍友

舉貴州第一久不第教諭

宰青田

助勦飢盜量移江寧向嘗寓金陵寘田園至是政暇輒過私墅賓從如市苛贖自恣癸未蕪湖兵擾以熊司馬明遇年誼西征自效檄稱兵部賊方司主事時人嗤之其部兵縱掠歸去蕪湖河之南廩米露積無主請司馬遣收之張司農藐山曰安有無主之米不過事急暫出避耳文驄仍治縣益誕放藐山改南京

述鄭公校錄本

右都御史卞疏劾文驄遣吏堂榜其門毋視事明年夏貴陽入相以甥壻起鎮江推官未行擢職方主事語人曰值此順風當揚帆聽其所往居間薦賄惟日不足嘗召客惟問梨園歌舞事俄頃郵人錢生曰貴鄉金堂山可開墾乎生曰舉中原而棄之何有金堂尋監軍鎮江提兵揚彩駐鎮江前導刀旂甚多明年五月拜巡撫右僉都御史一日遽南遁鄭彩方陣江上聞之兵立潰上聞夜報即出奔迨曉馬士英逃南國止

周延儒馬士英作聯

周延儒字玉繩先賜玉後賜繩：繫延儒之頸一同狐狗之頭馬士英號瑤草家藏瑤腹藏草：貫士英之皮遂作犬羊之類路振飛



唐王聿鏡先廢為庶人幽中都困甚巡臺路振飛行部遣同知某候之同知望高墻氣吳省問間而妃內泣云止千五百錢奈何王亦泣懇路飛餉三百金自是各官並周其急王赦出明年入閩稱制德振飛賄以千金洪承疇總督江南偵得之密召振飛私通閩求全其家蓋承疇子 在鄭芝龍所 上以告芝龍芝龍問所自 上不能諱各疑沮遂罷仙霞嶺黃鳴俊之守

### 屠象美

閩六月辛巳朔丙戌嘉興念薙髮之令士民洵：明日上虞副將陳梧適至梧故僧無賴逃楚中得故將軍陳梧妾冒其名銜入官禾人問梧計安出曰唯尔等所為薦紳咸集虞給事廷陛

述鄭公校錄本

首餉助餉徐太宰石麟曰此大事非草：某不堪任因趨屠檢討象美家象即身任象美嘗赴 路王之召拜兵科左給事中戊子據巡道公署助餉相屬市人烏合衆心紛拏辛卯故監軍閩人劉履丁以善陳洪範通北兵惧泄夜走胥山沈氏墓追獲之其妾吐寔云去頂髮陰記及內應若干於是收斬三四百人癸巳輯各坊奸人得自收斬修怨者乘之矣徽人汪日升以義兵來北門象美迎闔或言其遁立被殺投北麓橋下象美先時勒淘人十二金怨極及應募充伍乘間報復而象美與海鹽李給事毓新爭長象美死明日北兵至毓新即遁尋為里人所害北兵焚南門外真如寺塔見輓刻淳熙三年崇德縣平大明捨輓一萬塊事適合如此



方國安

六月潞王常滂巡撫張東貞以杭州降兩浙風靡總兵王之仁守定海上其印都督方國安自杭走金華與朱尚書大典合兵尚書以方兵剽詐不許遂相持會山陰太學鄭遵謙倡義熊少卿汝霖孫職方嘉績應之寧波倡自刑部員外郎錢肅樂浙東響應迎魯王于台州西興築土城守江國安東下富安分屯金材嶺朱橋其屯朱橋則國安兄子元振也號土漢營大槩兵萬餘船五百餘艘沿朱橋列柵至轉塘口左江右山或說之曰山路莫要于西溪而橫山大嶼扼其衝旁多間道叢竹可伏兵從此距營二里為清風亭險隘不下井陘以千人据之且西接五雲天竺可俛瞰杭城益張疑兵連合江東勝則進退則伏

述鄭益校錄本

縱復不利豈能越險薄我營哉元科不以為然元科亦國安兄子戎旗營三總也八月元科以三十騎直趨六和塔值清教騎搏戰斃三人獲馬二明日戰清風亭江東兵雖汴流莫敢登岸清騎張左右翼繞之兵遂卻越三日清兵自六和塔來攻國安浮江身督戰自晨至晡敗走國安數失利敵覘橫山清風亭俱無伏九月幾望敵八百騎自清風亭五百騎自橫山夜去營一里始覺亟據橋發砲風火迴激橋上所貯藥俱發敵乘勢奪橋騰逼寨門守兵皆走元科手斬數人兵斬定嬰柵力戰殺傷相當敵登庙山望柵中白牆不相屬遽發砲墻傾大呼馳入我兵潰僅得及舟而遁敵焚其柵自是國安不復至江西岸丙戌五月征南大將軍烏木獨木櫻猪嘴多羅黑耳根色羅貝



勒字羅渡江荆國公方國安走台州初步騎各二萬至是騎尚  
萬有二千兵食足戰馬士英以許封西平王勸國安降遂解甲  
將士憤惋折弓矢投刃者無算國安降後同元振等被殺後索  
羅見國安索命直發背卒于延平

馬士英奔紹興辨臣非悞國又扶方國安為重命戴罪恢復丙  
戌六月朔首逝

### 追薦疏

甲申中元令辰浙西儒林之臣謹肅齋法擬荐 思宗

烈皇帝暨 國母皇后及殉難諸臣伏念 臣等青衿士子白髮  
書生身未出疆三月無君則弔事非餘監一心報國空懸世道  
既屬陵夷輿圖悉為板蕩王室如燬無孔逆以何依泰山其頽

述鄭益校錄本

對昊天而涕泣茲禍三月十八日神京被陷官府宿衛惣乏甲  
楯之攸飛樓櫓干城寔鮮蝥弧之超距即于次日 聖帝登遐  
殂落弗俟乎考終宴駕匪安于正寢同馬而殉難者外而輔揆  
勳戚內而國母妃嬪粉黛六宮盡洒鵑鶉之血春花萬樹俱桎  
戎馬之韁是役也日星隱耀江河阻流禽虫發哀草木變色慨  
白衣冠履垂衣裳以來未有若斯之慘酷者也滿朝金紫誰持  
一劍以荅君自我黔黎直開九門而揖盜伏而思之三百年之  
培養何以如奄、老病疴羸十七載之撫綏何以似颺、窮冬  
寂寞既已非內重非外重太阿未始倒持况乎無色荒無禽荒  
金甌自應無缺莫謂事屬數而數屬天或其法悞人而人悞國  
當其寇荆襄而不問寔資彼以餽糧入函谷以無詞直回渠之



巢穴破真定是股肱之失其剝牀以及膚與犯京師乃心腹之危胡以援溺無庸手也脫進便宜之策遜狄去邠尚可表及姜女倘圖忍恥之謀蒙塵幸蜀亦能歸號上皇竊愧臣等疏乏治安徒抱賈生之太息才慚良史敢效董氏之屢書但得位木主以覲天顏惟有醜金錢而營佛事獻花酌水當三爵之殷勤伐鼓考鐘宣八音之過密

乙酉中元水月庵荐殉難諸臣無辜受禍者念自客歲帝京失守繼、蒸民已化離乎西北今夏天子蒙塵紛、胡騎復充物乎東南天意豈不降鑒在殷人心其如睽違去漢一任國家之板蕩誰思王事之劬勞苟知三戶可以亡秦奚待十年而能生聚奈何處難支之大廈視若金甌限飛渡之長江恃為天塹

述鄭公校錄本

僕為后我迎之以簞食壺漿後來其蘇授之以髮膚身體烟花三月揚州夢吹醒胡笳燈火寒山夜半鐘長嘶半馬何暇弔舊游之麋鹿祗堪教新牧之牛羊會見立馬吳山高頂詩句重題洗兵西子湖頭金陀故事刀環新血染秋艸以殷紅屋角腐屍供寒鴉以吐弃是乃外蛇鬪而內蛇死致令故鬼少而新鬼多誠為國謀是宜卧沙場而裹馬革若得死所真當臨白刃以斬春風獨哀無辜投首跡于窈窕之可疑殃及殞身豈其飄瓦之不悛某等伏願軍持一勺滌除四境之腥羶梵唱幾殺銷盡萬方之鋒鏑

禾城通濟庵普荐疏 經稱九橫書叙六極苟非順命悉就短凶茲者強弱一概隕身老幼同馬殉死血流標杵竟成盡信之



書命似懸絲不屬揣摩之說但見悠悠秀水沉骸類無定之河  
鬱、禾城善哭效杞梁之婦豈人、運臨於磨碣胡在、殃及  
乎池魚真無辜者偏受其辜乃最慘者適當其慘或漫尔奮螳  
螂之臂亦情然處燕雀之堂遂致長呼絕脛大夢橫戈既非正  
寢而考終那計周身之棺椁雖有孝子與慈孫惡能讀礼于始  
終祇憐碧血化青磷疇憶清明灼黃紙由是法席闕無遮之會  
泉臺迓不速之賓大用金銀刮汝瞑目須知有身即是苦向也  
附贅懸麗寔滅反于真今也釋粘解縛改是宿生負者尽謝絕  
于此生同業報中更酬賞夫別報若得不怨不尤弗搆幽中之  
訟便可無拘無碍統銷劫外之愆以上俱嘉善智證庵僧正志撰

江寧謠

述鄭益校錄本

史冊流芳雖未滅奴猶可可法洪恩浩蕩未能報國反成仇此  
江寧謠書于烏龍潭者跡捕頗衆

偽弘光帝

丙戌三月十二日 平溪衛有僧稱弘光皇帝孝廉高士美  
指揮于充振司馬喻思恂群奉之偽者初過平溪同行二僧指  
謂土人曰此故弘光皇帝也偽者佯叱二僧若輩輕言大悞我  
事土人益以為真高士美聞之擁至其室推戴麇集遂駐沅州  
公署榜曰聖駕行宮拜士美太僕寺卿克振提兵官不數日辰  
沅道 徐煒沅州知州黃昂極其供御朱門雉尾設扈衛舛  
御書獻金鼎出入警蹕士美進女弟為中宮貴州巡撫都御史  
范鑛提兵官羅聯芳摘其奸狀同四川巡按御史米壽圖巡道



鄭逢元以兵入殿上披幄揭所帶幅巾則額傷矢面傷刃創及于耳縛而訊之則沅州人查猷忠也米壽圖崇禎末任南京御史同諸大臣迎事 弘光皇帝是年七月命按四川時太倉馬允昌以遵義副總兵隨行壽圖瓜代又同允昌報命聞沅州事在道揚言曰吾故識弘光帝者及朝沅州偽者懼露掩左袂欲泣壽圖曰臣前日巡下江未及趨奉陛下偽者即釋袂日進火酒二升寔調餒于水也募僧千人各給衣帽木挺將幸重慶殺壽圖等壽圖先發假猷馬二千匹牽入行宮即搃督府也因縛偽者抗辨不服云吾嘗入武昌問其期云癸未五月二十九字簿暮大風雨政張猷忠陷楚日也本賊党其父母尚在少亡賴亡命捕其父母尋釋之亡何偽者伏法

述鄭公校錄本

### 羣忠備遺

崇禎癸未冬寇陷關東錄紳民殉難者其見賊別見

前山西布政司參議咸寧陶爾德

前禮部主事渭南南居業 以上入城被殺

前懷慶府通判咸寧竇光儀

前儀封知縣長安徐方敬

前芮城知縣咸寧劉芳毅 以上聞變投井

前巡撫宣府 都御史三原焦源清聞變自經

前巡撫大同 都御史三原焦源溥廷罵被磔

前山東按察僉事涇陽王徵不受徵絕粒七日死手題墓門曰自成童時總括孝弟忠恕于一仁敢謂單傳聖賢之一貫迄垂



老不分畏天憂人之兩念要期獨留姓氏于兩間又題曰精  
白一心事上帝全忠全孝更無疑

前按察副使涇陽楊國柱同一羽人道裝遠引亂定後抵  
家死

解元南鄭席增光入山不應徵死

都司吏丘從周罵賊死

前河南布政司叅政咸寧祝萬齡不污偽命被殺于平陽其子  
于宸諸生也殉之

前操江右僉都御史武功馬名世

前巡撫河南都御史鄆縣郝士膏

前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蒲城王道純天啓乙丑進士

述鄭公校錄本

前順天府尹耀州宋師襄

前按察副使岐山梁建廷

前按察副使三原喬巍

前四川按察僉事分守川北道三原秦樂天天啓乙丑進士

以上俱隨營殺于山西紅芝驛

甲申四月末南京工部屯田司主事安福周鼎瀟投洪武門河  
下救出明日削髮去

五月浙中聞變桐鄉男子某入城道聽皇帝雄經泣下明日  
題白練裙不知作何字自經人唾其狂予託友人徵名氏未至  
紹興童子某年十四聞變語人曰我必死我必死人初不以為  
意亡何投水死猶意其失足耳出其屍環腰以石蓋恐身浮不



得死也嗚呼意亦可憐矣

乙酉五月行人司行人無錫龔廷祥投南京武定橋河死崇禎癸未進士

丹陽貢士陸明永自經

丹陽荆本徹崇禎甲戌進士

嘉定黃淳耀崇禎癸未進士

左通政嘉定侯峒曾

豫王入金陵各臣迎拜有曹郎令牧馬卒凌晨早至對曰何事

尚欲來乎詰旦待馬不至召卒已自經錢仲芳說

金陵破日秦淮河丐者碎碗畫壁上曰三百年來盛治朝兩班

文武盡降逃剛腸暫寄卑田院乞子羞存命一條遂投河死土

述鄭公校錄本

人憐之藁葬壁下沈石城說

六合諸生馬純仁樸公投津池死題衣帶曰朝華而冠莫夷而  
髡與死其心寧死其身一時迂事千古大人明堂處事樸公純

仁

前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長洲徐汧

吏部考功司員外郎青浦夏允彝絕命詞幼承父訓長荷國恩  
以身事主不媿忠貞南都既覆猶望中興中興既杳何忍長存  
卓哉吾友虞求廣成勿齋客如子才蘊生願言從之握手九京

子完淳夙慧早知名丁亥党累就死金陵詞色不

變其絕命詩三年羈旅客今日又南冠無限山河淚誰言天地  
寬已知泉路近欲別故鄉難毅魄歸來日靈旗空際看別雲間



孤兒哭無淚山鬼日為隣古道麻衣客空堂白髮親猶有  
夢負米竟誰人忠孝家門內何須問此身拜辭家恭人憶昔結  
禱日今當擐甲時門楣齊闕闕花燭夾旌旗問寢談忠孝同袍  
學唱隨九原應待汝珍重腹中兒寄內門闕推江左孤忠兩姓  
傳十年黃鵠咏三載慕莪篇負媿文姬孝深為宅相憐大仇俱  
未報仗爾後生賢寄荆隱女兄魚甥侯武功樂令竟如此王郎  
又若斯自羞秦獄鬼猶是羽林兒月白勞人唱霜重毅魄悲英  
雄生死路却似壯游時東丰村先生叩閣應有路兄弟竟齊遊盱眙  
同時盡褒融一日收黃墟人已變清泪夢中流如赴增城約停  
驂待楚囚聞大臚仲熊計

解元長洲楊廷樞維斗丙戌四月二十八日被執餓五日不死

述鄭益校錄本

婦費氏女觀蓮俱死廷樞年五十三

如臯許孟朴自刺臂生為明人死為明鬼後被許到官罵

兵備道胡江曰吾前讀汝文意必為丈夫今竟同犬羊義不屈  
被殺遺詩曰一念從前蓄已深而今地下好相尋兒曹不必收  
遺骨留與英雄起義心婦朱氏聞來逮持刃向逮者曰我死決  
矣如今日必辱我：先殺汝等然後自盡後竟死

楊宏聲虎臣世杭州右衛指揮僉事宏聲補諸生北兵入城宏  
聲哭不止絕粒死友人詹鍾玉私謚曰節烈

錢唐知縣崑山顧咸建棄官去豫王追殺之梟武林門盛暑蚊  
蚋不侵色如生

錢唐諸生松江袁

以父

任浙西右遊擊寓籍聞北兵



入赴水死年二十餘

八月三日松江破提督倉場侍郎華亭李待問死之此癸未進士授中書

雲間李存義也非前督倉侍郎

金山衛指揮侯玉音倡義屢挫銳八月二十日城陷力戰罵敵死吏卒多殉之

休寧金聲正希起義同縣令何通武遣朱生朱倫迎黃澍于九

江澍帥衆八百餘人備恐其擾遂從三十人寔不知澍先通北也九月清帥張天祿略地且至戰失利聲與歙縣生江天乙同執見洪承疇不屈天乙大呼曰千秋名節只在今日俱遇害僧

殞之題赤壁金公樞扶柩至蕪湖閩商某薄其棺改殯焉

隆武初拜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述鄭益校錄本

歙縣方維新

貢士戊子四月末縛至杭州縞衣襟裾

間題咏俱徧市人聚觀求楮筆或與之即書曰帝王治道春秋

書法夷夏嚴防我太祖驅胡重開日月衣冠文物于漢有先

三百年末士無廉恥賄賂公行廢紀綱寇烽起于荆豫之地跋

扈誰當神京颺忽云亡嘆賊奴來更慘傷使中原赤子一時

薙髮天朝人物頓化天羊博望揮椎中流擊楫慷慨悲歌拂劍

霜同心者早乘時奮發雪恥恢疆入見蕭起元開府不屈斬于

市

兵科給事中華亭陳子龍以江東建義畏阮大鍼相危不赴為憾語同年色長明庚曰苟得死所雖事不濟奚恨後吳勝兆累及被誅其志蓋豫定也



行人司行人仁和陸培崇禎庚辰進士弘光初除行人便道過家乙酉六月自經年二十八所著青鳳軒集

邵武府同知錢唐王道焜天啓辛酉經魁以福寧學政南平知縣陞任憂去乙酉六月自經遺筆示子孝廉均曰我以苟從仕宦他日何以見爾祖于地下祖兗州同知國柱

副總兵

翁之琪隨

弘光帝投水死

孝廉海寧祝淵故游劉念臺先生之門時屬疾閏六月扼吭死手書中曰心安焉謂之仁事得其宜謂之義淵累家業洪武以來沐朝廷教養二百八十年成化以來受朝廷榮寵一百七十年一旦天崩地圻宗社為墟雅、文物淪為異類淵不能吞炭漆身報明恩于萬一澳忍懼怯向異類乞活心所安乎不安乎

述鄭益校錄本

事之宜乎不宜乎嗚呼學道有年粗識義理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爰作絕命詞曰殺身取仁舍生取義書未畢六月晦日詩夜既央兮燈火微魂搖、兮魄將離去兄弟兮父母依樂道遙兮長不歸其一死忠死孝尋常事吃飯穿衣人共由莫向編年問知否心安理得更何求

杭城武生周其仁起義臨安被執不屈死遺詩曰誰教醜渡錢塘烈、睢陽肯下場赤伏未興真帝子白衣終惜漢雲長頭從刀過身方貴屍不泥封骨始香事業於今誰繼者空遺浩氣貫穹蒼

前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嘉興徐石麟歸虞求原名文治不郡諸生萬曆庚子斥場屋赴南武闈舉第一被攻走江楚殆二



十年青浦令其受業生也遂補青浦諸生舉于鄉天啓壬戌成  
進士婦顧氏沒歷官介潔屢起屢忤乙酉閏六月禾郡倡義尚  
書曰事甚大非草者僕憊不能任請更擇可者亡何避村舍  
閏六月二十六日城陷先一日入城聞敗自經于故第精嚴寺  
僧真寔殯以米困袖有詩扇蒼頭祖敏殉其旁先是六月末豫  
王遣召書辭曰大明吏部尚書徐石麟頓首貝勒王麾下麒本  
東海婢魚藝園滯虫賴遇先朝借躋九命別歷非不深矣國  
恩非不厚矣一朝九鼎頓遷宮灰社屋亡國老臣何所逃死固  
宜大王之誅鋤及之也乃不即賜斧鉞過採輿論特遣信使懋  
賁琬琰荐錦繡于朽株被哀章於圉壤可謂薪樵宏遠矣顧石  
麒幼素尪羸長多肺咳年當遲暮益復支離而去年國變之時

述鄭公校錄本

痛悼腐心小草出山之日諛言銷骨至今痿痺不能起匪朝伊  
夕此麒宛轉呻吟之狀載在昨歲十月邸抄尚可覆按非至今  
日始飾詞相欺也伏讀宣示有曰要使新進觀摩必藉老成碩  
德麒愚不知鈞謂論所謂觀摩者將使之如山如岳為砥礪名  
節之徒乎抑使之如脂如韋為窳祿養交之輩乎竊謂首陽有  
伯夷而成周之俗勸于義桐江有嚴陵而東漢之俗明于道傳  
所謂頑廉懦立繫漢九鼎豈其誣乎蓋所志在此所風在彼故  
觀摩遠焉然則清朝容一皤老人卧疴泉石之間未必于風  
教無小補也大抵一代之興必有攀龍附鳳之臣霞蒸雲變亦  
必有雲壑鮐背之老敦詩說禮據梧而槁蓋以不有出者誰共  
功名不有處者誰明節義故漢有黃綺魏有管寧晉有淵明宋



有陳搏皆有托而逃以成一代之治非相左也麒之磔、頭附  
斯義祈大王鑒之若必欲樂爰居以鐘鼓強枋得以就道則石  
麒塚中枯骨就床餘魂相距黃泉不能以咫尺何能以一刻之軀  
傷千金之義乎使命再至即有索我于枯魚之肆矣

烏程溫璜崇禎癸未進士任徽州推官聞變市棺三題曰忠曰節曰  
烈令妻女就縊始自縊

前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山陰劉宗周絕粒閏六月六日卒遺  
詩曰遲此數日死稍存匡濟意決此一日死了我平生事忼慨  
與從容何難三何易

前巡撫應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山陰祁彪佳聞豫王召不起  
於寓園投水死

述鄭公校錄本

山陰諸生王毓著潘翔並投水死

布衣周卜年家山陰安昌里閏六月八日入海死越三日衣冠  
如故卜年有五歌曰有君有君空號呼昔也洒血升鼎湖今王  
出走蒙塵塗敷天瓦解疇張孤腥膻變土盡胥汚敝廬惟願照  
舊晡台陵共主嗟今無嗚呼一歌子歌正吁昏、天地何時樞

其一 有臣有臣謀家肥處堂燕雀孰知幾冠來貢策貪紫緋民  
離師潰成空扉乞哀竇謁甘群誹斷頭濺血胡復稀冠裳掃地  
吾何依嗚呼二歌兮歌以款彼蒼浩、不可欺 其二 有父有父  
籍錢塘寒燈素月窮素箱二虞二賀名齊揚王母棺颺海沸颺  
尋棺七日奚啻漿形容顛顛憂且皇為此身殉膏志亡蕭、風  
木淋漓痕欲彰父德今無旁九原三應惡戎羌留此髮膚報幽



鄉嗚呼三歌兮歌孔傷哭死白露徒漲。其三有母有母矢靡  
他堅操白節馨椒荷蘋蘩淑慎無時訛夢成父諭信心多保孤  
鞠字惟憂疴自稱未亡誓清和和丸畫荻誨痴魔婚嫁兩孤髻  
未瞞忤然復命歸幽窩哀。罔極空吟我母節未旌可奈何嗚  
呼四歌兮歌復呼子規血泪染沙泥。其四我生我生竟成空恨  
不學劍鸞長弓神州陸沉將安窮徒懷報國憂冲。匪敢踞石  
效釣翁匪能被髮為胡戎青衣忍辱盡三公每憶耿。烈士風  
汨羅江水為清唾人在水中同天卧予今赴海莖鯢鯨西風度  
我步前英何惜一軀留古道窮通壽夭如霜草嗚嗚五歌兮歌  
且嘯欣隨三閭隨波老。其五自序云斷髮無父易在無君衣裳  
由舊猶望成旅之復興冠履頓亡豈甘牛羊之共戴文天祥志

述鄭公校錄本

不降。安能北面而臣魯仲連義不帝秦寧赴東海而死。昔作  
六歌今做為五誠惡夫處士沽名聊假此長吟長志爾又詩一  
絕故国衣冠安在哉遙知二義樂泉臺獨為君子應同恨急著  
吾鞭訂水湄卜年。二十九無子

會稽朱應聘家偏門外投亭山潭死絕筆曰寧為束髮鬼不作  
剃頭人

臨山衛諸生高朗孝廉高岱子也揖衣冠投水海死三日屍浮  
尚手持其冠

丙戌六月左庶子狀元余煌投渡東橋下死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陳潛夫走小楮投化龍橋下死婦妾  
俱孟氏先溺



御史山陰何弘仁殉難詩有心扶日月無計羣河山已矣丹空  
照千秋箕泪潜

鄞楊氏最名一代 明之季文琦文瓚俱憐死文琦以乙酉入  
閩准貢明年丙戌策貢士百八十八人得惠安教諭尋同弟文  
瓚走秦順文瓚于己邗計偕乙酉在閩奉命來紹興求共濟授  
官不拜疏乞慎名器十一月報命試貴州道御史屢言事丙戌  
春請餉戍浙者以十萬金時御史平湖陸清原往浙東至温州  
聞飢奏賑三千金亡何事潰兄弟自秦順逃于里丁亥臘月有  
密畫俱遇害文琦婦沈氏文瓚婦俱自經

慈溪沈履旋崇禎丁丑進士宰候官還里不辮髮被縛于樹死  
定海華夏性嗜古屢躡場屋乙酉貢太學閏六月佐義師丁亥

述鄭坐校錄本

四月坐陰事下獄而脫十二月又坐繫竟被殺夏嘗誦元吉語  
曰人生不能師表朝廷即當老死山谷今於山谷謂何君子以  
儉德難若試輕羽燎于熾火之上焦沒焉耳婦陸氏亦自經所  
著詩文若干卷壻楊遵藏于家

金華朱大典

東陽張國維

禮部主事臨川黃端伯於南京見總督洪承疇不屈承疇問  
弘光帝何如曰賢問安得賢曰臣不議君又問馬士英何如曰  
賢問安得賢曰不事二姓承疇色阻又問如我者云何曰明公  
今日足報先皇帝九壇之祭遂遇害蒼頭 竭其貲購主頭  
厚具衣冠殯之自市棺大書黃公之僕某乃就緼



福州趙恂工詩繪

自經

候官曹學佺萬曆乙未進士

戊戌月自經

候官齊葵不辮髮丁亥被執斥罵死

莆田黃中瑞

林說傳公壬午魁鄉榜丙戌敵至逃山中餓死

林尊賓燕公壬午魁鄉榜丙戌山中戌子秋敗死

周霑殿敷大學士周文懿汝盤之子官水部戊子戰死莆田人

候官林塗子楚崇禎癸未進士先是癸酉登鄉書力貧鍵跡不

一至公府己卯緹費罷應公車青浦夏允彝令長樂慕其人無

能致之邑人林郎中葉向高壻甚重之壬午當北上度其

述鄭坐校錄本

困商于夏、欲贈之三百金夏曰子楚義不苟取公子孔碩之

著亦計偕若授館同赴脩具三百金善之善也癸未成進士明

年授海寧令大得民和勢家斂肅乙酉六月棄官航海去值隆

武初官吏部丙戌秋遁家貧仍館翁氏戊子義旅脅

盜如不應且燔翁氏不得已勉強從之戰敗揮其子去自中矢

死子痛父亦死

前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殿大學士膠州高弘圖避地紹興閏

六月二十八日絕粒死

前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陽城張慎言寓蕪湖乙酉八月忿

懣卒

孝廉李純大學士建泰從子忿建泰失行上揖政王書歷叙建



秦本末削髮去

東莞蘇觀生起薦辟隆武初超大學士丙戌十二月望廣州陷夜自經或言其富傾之僅御賜五十金母八旬餘

南海霍子衡故尚書韜之後歷太常寺少卿俾婦氏兩子婦一孫婦並沉園中乃自弱家無遺育

十二月十六日錢塘大遮山東聃寺僧指庵曰丙戌月日有二十二人皆偉幹傑貌免胄而入命米三斗作飯豈一升作乳倉卒具食並恭謹如禮僧異之問飽未曰未也亦不敢飽飯後徧視佛像不拜見建文帝像拜而泣止一人餘皆後之母敢放也求浴裹衣未殷多蟻虱膚如刻漆人臂三弓腰二銃試烏雀無一火鎧仗重鉄度所佩荷皆百斤外其一人泣拜者挽

述鄭公校錄本

鐵鞭重數十斤合二僧力能起彼運之如禪家棕拂竹如意若無物者問邑里姓氏不答以其北音知為北人也今安所往彼淚隱々承睫曰吾糗盡游觀天下無可起事者吾安之乎曰三吳足賦可就也曰取三吳未能集事敵因之虐其民猶奪之民耳吾不忍也僧曰以諸君之敢力何赴義何患無成如時之未易委蛇擬尊官徐為所欲為非晚也默不應訊之苦空亦不應僧曰即出值官兵奈何曰吾仗劍行數千里先後所值可童百十彼安能難我僧曰自此至天目民寨殆百餘所稱義師能往觀之乎曰嘗按視一二所皆盜耳意他寨類之不足目也目問道僧迷天目徑山湖州之程者三曰吾之湖州曰湖州多守兵曰吾固欲遇守兵胄而出每一人胄夾二人力收之目欲逆火



遇湖州守兵殺五百餘人而二十二人亡恙愾然嘆曰吾多殺敵何益且吾所以來豈為此亂輩哉遂皆投碧浪湖死異哉若人殆文鴛魏勝之流與海島之義士合而一矣

愚錄群忠姑寘其死事者以俟論定嗚呼死者人之所重而人多易言之何與乙酉五月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曹州何應瑞就縊其子救之僅傷足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楊維垣聞乘輿

出亡榜云此事從古所有以安人心因題邸壁歷任本末生某年月日卒乙酉五月十一日 時語甥徐某曰我時尚未填容補之引觴令二妾孔氏朱氏投井死置三棺殯其妾又手題楊某之柩遂死之常熟許重熙曰楊題柩有頃引二僕適至秣陵關怨家擊死之吳駿公先生曰是歲一見楊衰憊甚安能走乎

述鄭公校錄本

其引決無疑嗟乎餘子或需歲待月株累蔓染三木及身百口交引雖欲自活必不得之數矣故于死事者有靳詞焉雖然人有定品事有完負亦未可概論也環堵所錄就其著者若而人

白門語錄

陽城張藐山先生好九經內典不喜雜帙日兀坐枯想輒語予學問之要嘗曰誦學有誦學之弊不講學有不講學之弊先生言取簡悟不主故常不煩詞說又深自晦也姜宮詹燕及講學留都先生秘不一言手私錄之佚者半矣

論語極其渾淪大學中庸則論語之注脚孟子又學庸之注脚也

學而時習之 顏子不貳不遷便是習所學何事古人也說不



出

一陰一陽之謂道即接繼善成性何也一陰一陽之道謂即一天一地之謂道不須轉注故直接善性

僧家論因果輒說閻羅老子以閻羅信佛經也豈不有儒書乎佛教未入中國閻羅在甚處予舊嘗作文曰戒慎恐懼之君子決不墮三塗六道

格物或作感格之格或作格去私心之格或作格式之格俱不必論但問所格何物如忿懣好樂憂患恐懼皆是物也有所忿懣好樂憂患恐懼便非格無所忿懣好樂憂患恐懼便是格好好色惡臭如何說誠意不過念頭金剛經云一切眾生俱從淫慾云豈非色有共好乎然亦有苦行人不喜者惟至惡

述鄭公校錄本

臭更無有不惡之理如糞堆在前趨而避之此自是了漢若鋤而去之便是克復手段齊治均平不過如此可想誠意之妙

慎獨便是思誠 惡臭好色何曾思勉得來

明德如明鏡明上着不得工夫刮垢磨光可也

大學知止只是知一路來更無別徑

明德即知也明之德即致知也明之德于天下即新民也有所既不是心不在又不是此却如何亦不說破但曰所謂修身在正其心

親愛畏敬哀矜傲惰賤惡俱八識田中帶來惡而知其美好而知其惡是空之地位

觀未發必于已發若未已發中節則未發可知



不睹不聞工夫在睹聞上用觀聞工夫在不觀不聞上用  
君子而時中只是喜怒哀樂中節中節本之未發無喜怒哀樂  
故也漢光武哭更始帝極哀哭其兄不哀也是中節蓋當其時  
不得不爾

小人無忌憚只是不中節以先有一喜怒哀樂也

世間無一物不有主如街上驢馬雖多必以錢僱糧米雖多必  
以錢市眼前景物尚且如此况日月山川許大道理如何枉得  
故曰鬼神之為德閔將軍在五泉頭聖云還我頭來有僧語曰  
顏良文醜安在鬼神也欺不得此便是誠故至誠無息說至誠  
又說天地如易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說人事又說造化可見  
天地萬物人事毫無分別大哉聖人之道大哉乾元俱可參看

述鄭公校錄本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知人知天何也  
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知天而未知不思不勉非天也知  
人而未知擇執非人也知天知人只是一誠只是如好色  
如惡臭質之鬼神而無疑鬼神也是色臭上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惑百世之聖人也是色臭上此閔打得破何理不可格何  
事不可為人不曾發念耳

道問學即尊德性之大人也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新故禮厚皆  
德性也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皆學問事也  
君之子道闇然而日章即生之謂易惟生之故日章小人是  
襲取不能生之故日亡生生之本何在以其沒以其簡以其溫  
到底不着迹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大學中庸只以一格物盡之惟精是格物惟一足致知仰觀俯  
察是格物通德類情是致知博文是格物約禮是致知人無二  
心人心道心勢不得不精便是一那時止有道心無人心  
惟天下至聖開口說聰明睿知唯天下至誠說完又曰苟不固  
聰明睿知兩章須合看

聰明睿知只是靈氣寬裕溫柔發強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  
皆靈氣之運用條理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皆聰明睿知之靈  
氣生不窮藏諸用故顯諸仁天地聖人原無異也聖賢與愚  
夫婦原無異也

宋儒謂天者理而已矣今人祭天難道是祭理

宗鏡錄分性宗相宗天命之謂性是性宗體物而不可遺是相

述鄭公校錄本

宗沒簡溫是性宗遠近風自微顯是相宗

論六十耳順因曰吾人不獨耳要順即目也要順耳無毀譽目  
無好醜便是

八識之情也此八識是生死根要從咽喉着力曾子云而今而  
後吾知免夫與夫子云夕死可矣同

言必信行必果硜之小人即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之大人  
信以成之要上下相信彼此相信不是一己如信而後諫信而  
後勞其民皆是

庚辰會試題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先生嘗問諸孝廉曰這  
學甚麼志甚麼問甚麼思甚麼俱無對

有性善有性不善堯舜桀紂是也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中人



是也無善無不善至善是也

人之性如天乙之水空、濛、落在城市便苦落在山溪便甘落在江湖便沒落在海便鹹吾人亦然水唯沒為真味人惟善為真性苦可使甘、亦可使苦惟海中之鹽再不能挽回氣質之性也從天命之性出來 老子只是一坤卦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極妙能者可勉進于賢、者不必其能乾卦為堯用坤卦為文王用文王非不能用乾以其時則亢也鄂侯玖侯便是亢龍有悔文王也不專坤卦蓋乾體而坤用用九即君子行此四德即時乘六龍

否泰俱曰拔茅如可見用人闕國家氣運用一君子便是泰之始用一小人便是否之始可不慎歟

述鄭公校錄本

幹母之蠱不可貞 凡在母后事雖正道不可認真說去如左師觸龍之說趙母后便妙

大畜四爻自牖其邪五爻自積其過

蹇利西南坎本之坤六五居中故

繫詞或單言乾坤或單言六子言乾坤而六子在其內言六子而乾坤在其內

但言大員圖不必看方圖大員圖六十四卦在焉天地萬物吾身亦在焉

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不必如本義所云滿天地間便是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易如何與天地準只是神无方而易无體



河圖五為生數十為成數何以專屬若此天地間五行如甲乙木也甲為陽木乙為陽陰木便是一是二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數也成變化而行鬼神此氣也數與氣即理也天如四時八節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以至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數也而春夏秋冬寒熱溫涼而萬物生長收藏盛德大業于是出焉此中何處分理分數分氣於何處尋太極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有無極始生太極以太極本無極也神以知來即是知以藏往知來者逆即是數往者順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即是考諸三王而不謬著卦爻聖人以此洗心及鉤深致遠等語俱不拘著著龜乾坤之聖人以易簡始知險知阻若不易已先處于險不簡已

述鄭玄校錄本

先處于阻如何能知險阻也不逆不億所以為先覺便是易簡覺夢即生死也夢時即游魂為變天地萬物鬼神件件與吾人一體今人語及輒不信試觀六壬射覆者或拈一莖草便知休咎得失夫人之休咎得失於莖草何預而靈通乃爾非一體故乎

訓詁解書不如以書解書以書解書不如以心解書素問人身脉名星經諸星名俱奇古初何所取義

唐山夫人詩衛夫人書千古詩字之絕

項羽為漢祖之功臣王郎為光武之功臣陳友諒張士誠為我太祖之功臣

韓信對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人此信之所以為陛下擒也此



非對君之體宜云陛下南巡臣豈有不至之理  
曹孟德文學書法兵畧千古一人若正其心術加以忠義當在  
郭令公之上令公明哲尤有福

周家自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武歷數聖人始有天下自成康  
絕後不聞有令主僅一虛王耳商氏盛衰不一賢聖之君六七  
作周之前靈氣發泄已盡便不可繼然制度文字綿密之甚威  
烈以後雖寄名諸侯之上尚懾息不敢動也

評閱古人書心眼各別或主經濟或主詞或主場屋未可概論  
吾意想之彼初自又不爾也須通融看

或問聖人貴象數不貴心易先生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是象  
數剛柔合德便是心易仰觀俯察是象數通神明之德類萬物

述鄭公校錄本

之情便是心易

蕭伯玉

士璋

刻起信論解語及宗門先生曰不肖生平不喜譚

宗瞿曇氏四十九年說法未嘗有宗後來單面公案一則拈花  
微笑而已達摩東來始開宗乘諸公繼之自此多事然古德本  
性負悟當下應机偶為粘示即如趙州和尚一領青布衫重三  
斤半不過因彼問及不得已借託今性相未明狂口棒喝豈不  
天悞天下後世也此事自有商量并鑽研也不中用如論語或  
問禘之說夫子答訖又指其掌豈非吾孔子之宗乎他日夫子  
說一貫門人問曾子若復指其掌便落第二義矣

先生語楊侍御飽齋曰吾輩而今讀書非比諸生時博取科第  
也今涉宦途刻與死為隣讀書直為免死計一日不讀書有



陷于死地不自知者更比諸生要親切耳

夏初見盆花嘆曰此盆景若巧者見之了不相關非幻乎然非真幻也自有真幻在設巧者煖衣飽食不知愛盆景矣則塵心終在即吾人自以為幻亦非真幻也自有真幻在

嘗論及其君子因言居官有禮有法予曰表了凡以大明律先喪服圖亦是先禮後法先生曰此人善讀書君子懷刑便是一部

### 大明律

某宦倨見色令先生曰元許魯齋家居邑尉經其門魯齋聞呵殿声立起坐人問之曰父母官過不敢自安吾侍御時還里適主簿治行即入卷避之鄉紳亦重不在此

縣令之任切弗輕治朝廷之事自上而下至縣令而止吏民之

述鄭公校錄本

事自下而上從縣令而始

凡人皆有宿根無貧無富無貴無賤無智無愚如世宗皇帝好生是道家宿根某學士生平不近色是禪家宿根驢胎馬腹披毛帶角一念不善便墮此因然驢胎馬腹披毛帶角本性不迷也可成佛今人昧却因果耳

先生里居修海會禪院語同年某曰我修禪院當不費一錢請其故曰財非我有不視為己物以世應世何費之有其募疏曰竊聞有經世之學有出世之學經世則大成集歸尼父出世則最勝無喻伽文道本相須見分歧指言自總角已秉志皈依迨于結綬遂迷因逐物今偷生且六十年於茲矣六十歲以前倥歷窮通禍福死生榮枯之相回首尽是空華六十歲以後堪憐



老死病苦三塗八難之因究竟將歸輪藏將來如走死之牛犬  
步之已迫死期現在似少水之鮒魚沾之有何樂趣馳逐於功  
名富貴聲華歌舞之場愈增煩惱即寄託在烟霞丘壑友朋文  
字之地未證清涼蓋前此尚有好醜兩途賢愚並驚後來只爭  
生死一路豪詰難逃刻之不停星之非故且如最痛痒是血肉  
之軀到頭果成何物極親切是兒女之愛臨期略不相聞一旦  
眼光落地鬼手捉人業力所牽不知何處可上識神未泯總來  
妄想所招現在五濁三毒之中惘然果不知因業不知報誰向  
人天罪福之外照見死此生彼捨身受身如來說為可憐閻者  
豈虛語哉從來佛種從緣轉物須知良以發信者因起因者相  
因相悟性此中導引殊微依寔行權向上感通良在吾里有海

述鄭益校錄本

會院者地可布金人斯卓錫邑中縉紳先生後先項背相望雲  
鶴翔楨率飲茲八水桐鷲絢采曾棲此雙林既現長者宰官應  
身說法合莊嚴供養成就威儀瞿言練若新此祇洹真俗同歸  
人天作眼瞻依調御免流浪一十二緣借渡慈航期度脫于百  
千萬劫聞提慳是罪波羅檀施為先經云愛欲為因愛命為果  
由有諸欲助發愛性是知愛即是病佛即是醫貝文靈文中具  
驗方見聞喜捨便為良葯詎可無一瓣香向一佛二佛試種善  
根從茲讀四旬偈于千劫萬劫永獲善果既以福田淨土接引  
中根法雨慈雲普沾含識至覺海澄員性天皎潔同臻彼岸共  
拔迷塗端有待矣夫豈徒哉又思韓退之力闢浮圖大都是罪  
禍之粗至法王奧義未涉津涯蘇子瞻深心禪說亦僅窺遊戲



之跡止借義海餘波時資筆楮且舉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所免者何事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所得者安名朝聞道夕死可矣不聞則不可以死乎未知生焉知死知生即可謂知死乎噫嘻物不可以久居其所窮于外者必反其家古今大覺均等仁慈後先聖人原同愚智今茲盛舉良為大事因緣借此化城徐趨寶所謹疏崇禎丙子歲杪朔一日刑部右侍郎張慎言書 或曰疏中單從隻身說起於普化之義何居楊時化曰此正所謂現宰官身而說法也

昔人論多藏厚亡原未嘗盛則亦未始亡天下之物救天下之人勿視為一家可矣

先生有讀書說曰之讀書如用飲食也一日不再食則飢乃弥

述鄭公校錄本

年經月束書不觀何也予悔壯而不知讀雖讀而無用今總知讀書是須臾不可離之物然老而耗又不能讀利害禍福趨避之念迫切未無已方乃讀此而未也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不止于死而已非喜而讀是懼而不得不讀也喜而讀欲罷不能此中人以上未易幾及予中人以下但是懼而不得不讀耳貧乏之人半菽不充疏食飲水可幸無死荼蓼之苦其甘如飴何也救死之念切也日費千金無下箸處勉強食之味如嚼蠟此其故又何也每念古人飲食之禮太盡羹食則諸侯至于庶人無等有饍有醢有醢有飲有修有齊更春夏秋冬之宜芼蓼撰膳之制噫奉生之奢如此豈作法于涼之意也與因念讀書當如古人飲食之制六經則黍稷稻粱也史則腳臄醢醢也漢魏以



後詩則三酒五醴清醖醕醴也管轄諸書則豕豕魚膾脍脩脯  
羹也韓蘇諸子則糗餌粉飽也山海水經汲冢越絕則芝栲蓂  
棋棗栗榛梅也老莊諸子則薑桂椒蓼也靜則讀易讀詩煩則  
檀弓短章愁而鬱則歌詩咏騷事隙則史鑒如春多酸夏多苦  
春宜羔豚膏鄉夏宜脰鮪秋犢麋冬鮮羽也漱其精棄其餘如  
魚去乙兔去尻羊冷毛而毳魚臙色而沙鳴則不食也經則咀  
其寔餘則挹芬如黍稷稻粱侑以瓜食雉羹麥食脯羹也靈文  
貝葉則參朮著苓乎初食阿含深密次般若楞嚴次楞伽卒以  
法華嚴飽焉殆茗菡丹砂陰陽日月之精氣耶噫嗟何及矣  
予餓夫也必待珍錯而後飽則死矣死簞食瓢飲可以不死不知  
何者是予究竟資糧也噫



